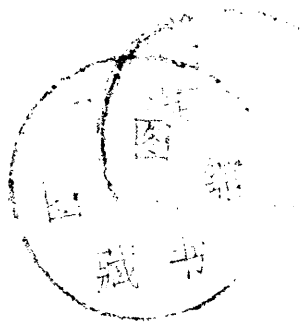


中華文學精華

清文評註讀本

第四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6949B

清文評註讀本卷四

雜記

復庵記

此為雜記體。山水之勝，臺榭之華，遺聞軼事之流傳，此體為多；甚至一名一物，亦用此體。其曰雜誌雜識者，名異而

實同也。

顧炎武

見書牘

舊中涓

娟

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華山為黃冠。數年，

始克結廬於西峯之左，名曰「復庵」。華下之賢士大夫，多與之游；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讀書，好楚辭諸子及經史，多所涉獵，為東宮伴讀。方李自成之挾東宮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於是棄其家走之關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宮不知所之，范君為黃冠矣。

雜記 復庵記

太華之山，懸崖之巔，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稅於官，不隸於宮觀。去之籍。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創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其庵，開戶而望，大河之東，雷首之山，蒼然突兀，伯夷、叔齊之所采薇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爲之者也。自是而東，則汾之一曲，綿上之山，出沒於雲煙之表，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旣反國而隱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東，太行杭碣竭石之間，宮闕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極望之不可見矣。相與滋女上然，作此記，留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范君之志也！

遺民心事，掬之欲出，文之激昂慷慨，似從大蘇諸記中得來。

【註釋】【中涓】涓，潔除也。奄侍曰中涓，謂居中而涓除爲事。【華山】在陝西華陰縣。【李自成】陝西米脂人，與張獻忠

同爲明末流寇。【關中】謂陝西長安縣等地。【雷首山】首陽山，或以爲即雷首山，山上有夷齊墓，在山西永濟縣東南。【伯

夷叔齊】伯夷見毛際可《王烈女墓誌銘》。叔齊，名智，字公達，事與兄同。【汾之一曲】汾水爲山西省之大川，源出寧武縣管涔

山南流入黃河。【綿上山】一曰介山，在山西介休縣東南。晉文公返國，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因隱於綿山而死。介子推一作介之推。【晉公子】即文公，名重耳，獻公子。初出亡在外，後返國嗣位。【太行碣石】太行山在北平之西。碣石山，在河北昌黎縣西北。【去之茫茫二句】言路遠不可去，并極望之亦不可得見也。【泫然】流涕貌。（禮記檀弓）孔子泫然流涕。

過雲木冰記

樹木即凝成冰也。

黃宗羲

字太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明諸生。魯王監國，授左都御史。明亡，奉母還家。康熙間，薦舉鴻博不就，徵修明史，

固辭不起。著有經學史學性理歷算文集筆記諸書凡數十種，編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金石要例一卷，明儒學案六十卷。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霧芬靄於蓋切，澗他典切，濁，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僕危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撤燭，霧露沾衣，嵐盧含切寒折骨；相視褫癡氣，呼嗟咽續。忽爾冥霽子計切，地表雲歛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皇纓絡纏於蘿闕，爭琮宗俯仰，金奏石搏。雖一

葉一莖何庚切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余愕愕而歎曰：「此非所謂木冰

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

言未卒，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即凍

洛洛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囂塵沸費響，肩肩鐸結人間，邨

烟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為愆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鑿

切式灼心骨，南箕哆修口，飛廉弭米節；土囊大隧遂所在而是；故為勃鬱煩冤之所

不散。溪回壑轉，蛟螭癡蠖獲蟄直立切。山鬼窈窕，腥風之衝動；震瀑之敲嗑盡。天呵

切黑阿地吼呼后切，陰崖沍護穴，聚雹步岳切堆冰，故為玄冥之所長駕。羣峯灌頂，北斗

墮脅，藜蓬臭蔚尉。雖焦原竭澤，巫吁魘拔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為曜靈之所割匿。

且其怪松人楓，舉頂石岡草，碎碑埋甌，枯齒委碧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仙宮神

治，山岳炳靈，高僧懸記，冷鳥木客，窅杳峯慈脚切幽深，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恆寒而

無燠。郁

余乃喟庫位切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忒，他黑切

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無凌峯掘藥，高言畸羈行，無與預於人世

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咀上聲齟語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危詞苦語，奇崛高深，即出昌黎先生手，不過如是。

如讀樊宗師文。

【註釋】【壬午】明崇禎十五年。

【晦木澤望】均宗義弟，晦木名宗炎，世稱立谿先生。澤望名宗會，號縮齋，學者稱石田先生。

【四明】山名，在浙江鄞縣西南。山上有分水嶺，石窗四面玲瓏，每天地澄露，望之如戶牖，中通日月星辰之光，故名。

【雪竇】

山名，在浙江奉化縣西北，亦四明之別阜。【霧靄洶濁】霧，霧氣也。靄，氛也。洶，垢濁也。【窈然】深遠也。【嵐】山氣蒸潤也。

【襍氣】奪氣也。【呼嗟咽續】言呼聲嗟聲忽咽忽續也。【冥霽地表】冥，晦冥也。霽，雲霧散也。地表，地外也。【小草珠

圓長條玉潔】言草上凝露，如珠之圓，木上結冰，如玉之潔也。【瓏鬆插於幽篁】（王建詩）「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

色輕輕。」篁，竹叢也。【纓絡纏於蘿闕】（梁簡文帝菩提樹頌）「五百寶蓋，勝光自合；十千纓絡，懸空下墜。」蘿，蔓草也。闕，空隙

處也。【琤琮俯仰】琤琮，玉聲。首所俯仰，觸之成聲也。【愕眙】原本為貽愕。案字書無愕字，當作愕眙。驚視貌。（班固西都賦）

雖輕迅與儻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春秋書之】（春秋成公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五行志之】（劉向五行傳）冰者，陰

之盛而水滯者也。陰氣脅木，木寒寒，故得雨而冰也。

【凍洛】（楚辭）「冰凍兮洛澤」洛澤，冰貌。

【崑塵沸響，局鑄人間】

局鑄，箱篋前鎖處。言與人間隔絕也。

【陰火】（博物志）凡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溫，故云陰火。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

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矚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

【愆陽】（左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

言天時陰陽失調也。

【剛風疾輪】言強風之疾于輪也。

【南箕哆口】哆，張口也。箕，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今夏至節子初三刻

十四分之中星。舊說箕星主風。詩小雅：哆兮哆兮，成是南箕。

【飛廉弭節】（風俗通）飛廉，風伯也。弭，止也。

【土囊】大穴也。

（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浸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

【大隧】地闕也。詩大雅：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註）隧，道也。

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

【勃鬱煩冤】風迴旋之貌。（宋玉風賦）勃鬱煩冤，衝孔襲門。

【蛟】古以蛟爲龍類，能發生大水。

【螭】舊說，若龍而黃，無角。【螻蟄】伏藏也。

【敲嗑】嗑，合也。【天呵地吼】吼，獸鳴

也。狀風之大。【陰崖沍穴】崖，山邊也。沍，閉塞也。

【玄冥】水神。（禮月令）孟冬之月，其神玄冥。

【羣峯灌頂北斗墮

脅】脅，胸之兩旁有肋骨處。此言接近北斗星，望之如墮脅也。二句狀其高。

【藜蓬臭蔚】（曹植籍田說）「藜蓬臭蔚，棄之乎遠

疆。」藜蓬蔚，皆賤草也。

【焦原竭澤】旱之甚也。

【巫吁魃舞】魃，旱鬼也。（詩雲漢篇）「旱魃爲虐。」巫主祈晴禱雨，巫吁魃

舞。此言山外雖旱曠，而山中自寒涼也。

【曜靈】（廣雅）日名曜靈。

【人楓】（南方草木狀）楓木歲久，則生瘤癭，謂之楓人。（朝

野僉載）江東江西山中多有楓木人，似人形，長三四尺，夜雷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縮依舊。

【礪石】（說文）毒石，出漢中。（山海

經）西山臯塗之山，有白石名礪，可毒鼠。

【罔草】糾結之叢草也。

【齒】肉腐曰齒。

【高僧懸記】或是山僧在絕壁懸崖題

名記事。【冶鳥】（搜神記）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冶鳥。

【木客】（漫叟詩話）東坡作虔州八境詩，曰：山中木客解

吟詩。(十道四蕃志記) 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

【過忒】忒，更變也。

【畸行】畸，異也。

【齟齬

世度】齟齬，格不相入之謂。世，謂人世。度，謂法度。言與世之法度相齟齬也。此文當是先生在鼎革後追記。

九牛壩觀角觝戲記

觝，一作抵，六國時所造，使兩兩相當，角力相抵觸，蓋拳術類。

彭士望

見贈序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

霸

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爲角觝

抵之

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

叟笑而頷

合上

之。因設場於溪樹之下，密雲

未雨，風木冷

零

然，陰而不燥。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

犁犢，行擔簦

登

者，水桴

桴

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

初者累重

平

案，一婦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覆臥起；或鵠立合掌拜

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間

去

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出水

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

里

歌雜佛曲和

去

之。良久乃

下。聲去又一婦登場，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聲去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聲去半，徑半之。兩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叟憫其勞，令聲平暫息，飲聲去之酒。

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聲上瓦石，乃接木爲橋，距地約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傅粉墨，揮扇雜歌笑，闊步坦坦，時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中聲去節，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刻。女下，婦索帕讀若蒙雙目爲瞽者歌，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胡廣切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

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爲股栗，毛髮豎，目眩文去聲暈，運惴惴之瑞切惟恐其

傾墜。叟視場上人，皆暇整從。趨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僧。

此皆誠一之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以

得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

者，皆爲簡易。去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

動其天，非鹵。魯莽滅裂。列之所能效。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

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僚之弄丸，庖丁之

解牛，偃。於上佝。呼漏之承蜩，退紀渚。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瞀。茂人臨千仞之蹊，

癸足遼。趨均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末四十里之間，

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

甚矣，習之能移人也！

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

役，攜其婦與婦之娣。第姒，似兄之子，提抱之嬰孩，胡其口於四方，盈則以供

賦。所至江浙西粵滇黔琴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貸。諳草木之性，

拮^君撫^妻續食，亦以哺其兒。」

叟視其人衣敝縵，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男女五六

歲即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為家，以戲為田，傳授為世業。其肌體為

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智意為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傲。怵磨厲，男婦老穉皆

頑鈍，儂^{許緣切}敏機利，捷於猿獠，而其性曠然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

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恬自處於優笑巫覡之間，彼固自以

為戲，叟獨以為有所用，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患不

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詔謾，曾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狗盜之出其

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

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吳昊，雖韓范不能用，以資西

夏。寧無復以叟為戲言也！悲夫！

曾止山曰：極小題，發出許大道理作用，總是叟胸中蘊結沈痛，隨地涌出，遇物肖形，不覺成此一篇絕奇文，留爲識者歎惜耳。

【註釋】【幽憂之疾】（莊子讓王）馳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頷之】俗言點頭也。【泠然】風聲（莊子齊物論）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山者牧樵】言在山牧樵者也。【耕者犁

犢】言在田扶犁牽犢者也。【箠】箠之有柄，可手執以行者，形如今之傘。【水桴楫者】桴，編竹木代舟也。楫，即槳。言在水中行

桴划槳者也。【俚歌】鄙俗之歌也。【徑半之】量圓體大小曰徑。過球心，以球面爲界之直線曰直徑。言槌之直徑，如槌長之半

也。【持衡】衡，所以稱物輕重之器也。【偃行】臥行也。【番躍而登】番，更代也。言女子既下，婦僞爲瞽者，代躍而登也。

【惴惴】憂懼也。【齋慄】齋莊戰栗也。【入定僧】僧人默坐，至片念不起，謂之入定。【此其意莊生知之】（莊子則

陽）長梧封人曰：「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私其身不以用於

天下】謂私其術於一身，不以此術用諸天下也。【儀秦亦知之三句】儀秦知之而學習之，以國家爲遊戲，私富貴爲己有，而

自害其身名也，此儀秦用之不當處。【僚之弄丸】（莊子徐無鬼）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注）弄丸，遊戲之事。昔楚莊

王偃兵宋都，得市南勇士熊宜僚者，工於丸，士衆稱之。以當五百人，乘以劍而不動，揮丸於手，一軍停戰而觀之，莊王免於敵而霸。

【庖丁之解牛】（莊子養生主）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

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偃佝之承蜩】偃，偻也。佝，短極醜貌。蜩，蟬也。（莊子達生）仲尼適

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螭，猶授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授之也。』

【紀渚子之養雞】（莊子達生）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僂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擲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

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伯昏瞀人臨千仞之蹊】（莊子田子方）伯昏瞀人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蹊，巡足二分垂在外，捩列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

【呂梁丈人】（莊子達生）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

【康莊】大道也。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零陵】縣名，屬湖南省。

【娣姒】長婦爲娣，介婦爲姒。

【江浙西粵滇黔口外絕徼】江浙，浙江、西粵，廣西、滇，雲南、黔，貴州。口外，絕徼，指邊疆之地也。

【王介甫】見論辨類題註。

【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二句見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諂事安石，附和非法，得爲太子中允。後安石去位，惠卿爲參知政事，遂力排安石，後遷謫而死。爲人叢險，雖章惇蔡京亦畏惡之。

【燕昭】燕昭王名平。燕爲齊所滅，燕人立爲王，立黃金臺以招賢士，師事郭隗，使樂毅伐齊，入其都，燕益強大。

【漿博】信陵君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信陵君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後秦東伐魏，魏王使使往請公子歸，公子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莫敢勸。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信陵君因歸魏。

【屠者】信陵君盜兵符，欲奪晉鄙軍。侯生曰：『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

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卒椎殺督鄙。【千金市死馬之骨】昭王卽位於燕破之後，欲招賢者，以問郭隗。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返，以報君，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王以爲亞卿，任以國政，卒破齊國。【張元吳昊】華州人，久困場屋，薄遊塞上，于韓琦范仲淹，不能用。聞西夏趙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卽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邇者執之，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尙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元昊用中國賜姓。二人故云。元昊異而用之。【韓范】韓，韓琦，字稚圭，范，范仲淹，字希文。二人爲陝西經略招討副使。

小港渡者

周容

庚寅冬，予自小港欲入蛟川城，命小奚以木簡束書從。時西日沉山，晚煙縈樹，望城二里許。因問渡者：「尙可得南門開否？」渡者熟視小奚，應曰：「徐行之，尙開也；速進則闔。」予慍蘊爲戲。趨行及半，小奚仆，束斷上聲，書崩，啼未卽起，理書

就束，而前門已牡下去聲矣。予爽然思渡者言近道。天下之以躁急自敗，窮暮而無所歸宿者，其猶是也！夫其猶是也！夫！

神味淵然，結處卽小見大，悟道之言。

【註釋】【蛟川城】案浙江鎮海縣東海中有蛟門山，昔人稱蛟門虎蹲天設之險是也。蛟川城當卽指鎮海。

【木簡】簡（韻會）手版也。此則僅作版字解，言以木版夾書而束之也。

【小奚】奚，隸役也。（禮記疏）有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

【牡下】戶鑰曰牡。言城門已鎖也。

唐晉王畫像記

李克用之先世，出於西突厥，自號沙陀，而以朱邪爲姓，父赤心討賊有功，賜姓李。克用少驍勇，破黃巢，復京師，功稱第一，封晉王。子存勳嗣立，卒滅朱梁，卽後唐莊宗也。

周容

庚子春，寓燕慈仁寺左，方丈僧景庵，出示畫像一軸，云『從某寺借觀。』展之，絹素黯然而精采隱射。畫唐帽者側坐石上，手撚年上聲雙矢；一少年束髮侍立肩下；喙首者貌頗獠，急裝行滕，滕倒植銅鎚而睨聽焉。相傳坐者太原晉王也，側

坐以藏左目，侍立者莊宗也。獯者當時多其人，莫定爲誰。或曰：『存孝也。』英雄始事，如旭日離波，鎔金生冶，史書奪目，萬世生鏃。而晉王時已趨暮矣，乃有子如此，以視彼內顧氣索，憂葬地而出涕者，何如也耶？

夫唐至昭宗，魚爛土委，人紀澌滅已盡，猶有是父是子，爲之起色，握拳礪齒，不忘故君。今觀其顧盼間，雖不飲全忠之血，漆守光之頭，而不可得者，則此矢也，其卽廬陵氏所云：『俘燕破汴，錦囊貯而迎於馬首，以告廟之矢也。』報國仇，雪家恥，俯仰快心，豈非千古不數見之人物哉！然此固猶是夾寨相持時也，而其氣已視彼如石徑之草矣。

今將千年，畫猶完存，非此畫之獨能永壽也，蓋父子此時之精神足以達之。英武之色，浮動丹青，令人不忍更念其末路矣。因再拜而酬以酒，敬收屬景庵歸諸原寺。

獨眼龍之忠，唐史有定評。三矢復仇，亞子雄略，亦可概見。末路不振，惜哉！

【註釋】**慈仁寺**在北平廣寧門內，明憲宗時建。

【撚】執也。【昧首】猶幪頭也，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效之。【急裝】匆促理裝也。《史記趙充國傳》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

【太原】即晉陽，今山西省治。【左目】克用一目微眇，號獨眼龍。見《五代史》。

【存孝】本姓安，名敬思，飛狐人，驍勇冠絕諸將，每戰無不克捷。晉王賜以姓名，畜爲子。

【全忠】朱全忠，礪山人。初從黃巢爲盜，尋降唐，爲宣武節度使，進爵梁王。因迫哀帝禪位，國號梁。後爲其子友珪所弒。

【守光】劉守光之父仁恭，藉晉王之力，遂得盧龍。既而晉王徵兵於仁恭，傲然拒之，抵書謾罵。晉王擊之而敗，後爲其子守光所囚，守光自稱節度。晉王嘗推爲尙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遂稱帝。莊宗執之以歸，斬之。

【廬陵氏】歐陽修，宋廬陵人，撰有《五代史》。

【錦囊】晉王將終，以三矢賜莊宗，必報梁燕契丹之仇。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卒滅燕劉仁恭，又滅朱梁，乃還矢太廟，而告成功。（見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

【夾寨】梁寨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在今山西長治縣。梁開平二年夏五月，莊宗攻梁夾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梁主

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死矣！』

【末路】莊宗至萬勝鎮，聞李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畔，神色沮

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至石橋西，置酒悲涕。晚入洛城，旋爲伶人郭從謙所弒。

譚烈婦八磚記

賀貽孫

宋季永新鄉進士彭震龍帥八姓忠義從文信國勤王信國兵敗震龍猶固守永新。同邑叛人劉槃者，初仕宋爲大將，降元，引兵屠城，震龍等皆死之。是時譚婦趙氏夫婦聞變，抱其三歲兒，隨舅姑匿學宮。元兵至，殺舅姑及其夫，欲汙趙氏。趙氏憤甚，抗聲大罵，賊怒殺之，并刃其子，血流聖殿八磚，若婦人抱嬰兒狀。時至元十四年七月十九日也。有屠者伏梁上，出爲人言甚悉。久之，有司謁學宮，見血磚，滌之不去；磨以砂石，又不去；復去聲煨以猛火，乃更鮮明。其後明季知縣某，以歲久磚壞，築土和灰石以慢之，其厚三寸；須臾，血痕出墁上，如前狀。至清順治庚子，知縣王登錄，復加墁焉，厚倍於前墁；血痕復出新墁上，如前狀。時已閱三朝，四百餘年矣。

余乃覩八磚而愾慨然歎曰：『方元兵之下江南也，馱決騃題騰雲，旌麾蔽日，雷轟呼宏切電掃，海沸山搖，豈非一時蓋世之雄哉！然何以力足以斬炎，宋磐盤石之宗，而不足以折閨閣芳烈之氣；勢足以遏錢塘滔天之潮，而不足以滅升斗

濺箋地之血，威足以屈二百州厥角稽首，而不足以禁一婦人切齒咋舌。則

是江南已亡，豪傑已死，而趙氏之心獨不死也。夫惟趙氏之心不死，是以趙氏之

血不磨。遙想其時，慷慨之情，憤罵之狀，蓋已震天地，哭鬼神，貫金石而薄博日星

矣。八磚淋漓，豈偶然哉！嗚呼傷矣！火德衰矣！元運新矣！北轅駕矣！南舟覆矣！彼亂

臣賊子，附燄助虐，以爲聲靈與天無極也。豈知轉盼八十年，欲求奇渥屋溫帝蹟

雄圖於沙漠穹切區充廬間，但有朔風積雪，凜人肌骨。而彼伯顏張弘範諸人，功業

旂常，甲第鐘鼎，鐵券勸帶礪，已與煙草同其銷沒矣。若所謂叛人劉槃者，不但人

骨俱腐，并其子孫亦自削其家譜名字，以滅人耳目。獨此八磚，敷敷音藥一班班，輝

耀學宮，千秋萬世，傳之無窮。然後知彼時幅員之壯，兵威之強，以八磚視之，不過

劍首一映，切許劣浮游一瞬而已。後之亂臣賊子，過我宮牆，徘徊八磚之間，其尙蹶

然動心也夫！

誠之所至，金石爲開。八磚碧血，終古不磨，愧煞多少亂臣賊子。文亦序次盡致，

入後如大聲發於水上，侃侃正論，尤見慷慨激昂之概。

【註釋】【永新鄉】宋永新縣，屬吉州。

【彭震龍】

字留可，永新人，天祥次妹婿也。結峒獠起兵，復永新。元兵至，震龍爲親黨

所執，至帥府，腰斬之。

【文信國】

文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宋末元兵南下，詔天下勤王。天祥募兵自奮，拜右相，加少保，封信國公。旋爲

元兵所執入燕，勸之降，不屈，被殺。

【抗聲大罵】

（宋史列女傳）悍卒執趙，欲汙之，趙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

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夫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

【至元十四年】元世祖至元

十四年，卽宋端宗景炎二年。

【煨】與鍛同。凡非金類之物，以火燒之使枯，俗多用煨字。

【塼】牆壁之飾也。

【馱驥】駿馬也。

【炎宋】宋以火德王，故稱炎宋。

【錢塘之潮】

宋恭帝德祐二年，元兵至臨安，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浙江潮竟三日不至。

【厥角稽首】厥，頓也。角，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

【北轅駕矣】

轅，即車槓，夾於馬前兩旁者，古用曲木以鉤衡駕馬，亦謂之轡。言

北人入主中國也。

【南舟覆矣】

德祐元年八月，陳宜中張世傑以元兵漸逼，奉恭帝航海。經端宗及帝昺，祥興二年二月，世傑與

元張弘範戰於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宋亡。

【奇渥溫】元爲蒙古族，姓奇渥溫氏。

【伯

顏】蒙古人。元至元十一年，命伯顏總諸道兵，大舉攻宋。

【張弘範】

字仲疇，易州定興人。至元十五年，以張弘範爲都元帥。十六

年，大勝宋兵於厓山，宋亡。

【旂常】

常，旂名。禮記有功，銘於太常。周禮交龍爲旂，日月爲常。

【甲第】猶言巨室。（史記武帝

紀）賜列侯甲第。（注）有甲乙第次，故曰第。謂所賜之巨室，有高低下也。

【鐘鼎】

（蔡邕銘論）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

【鐵券】券，符契也，以鐵鑄之，朱書字也。賜之所以示信，傳之子孫。（漢書高帝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帶礪】礪一作厲。（史記高祖功臣表序）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若厲。』（注）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

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乃絕耳。【**敷敷班班**】敷，光景流也。班，班明貌。【**劍首一呖**】呖，小聲也。（莊子則陽篇）吹劍首者，呖而已矣。（註）司馬彪曰：「劍環頭小孔，吹之呖然，如風過也。」【**浮游一瞬**】浮游，與蜚蜚同。（荀子註）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

游九華記

山在安徽青陽縣西南，舊名九子山。山有九峯，如蓮花。唐李白遊此，改今名。高千仞，周千八百十里。峯之得名

者四十有八，巖十四，洞五，嶺十一，泉十七，原二。其餘池澗溪潭之屬，以奇勝名者甚多。

施閨章

見贈序

昔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聲去女几荆山，以為此外無奇秀，及見九華，始自悔其失言。是說也，嘗竊疑之。而李太白以山有蓮花峯，改九子為九華。予舟過江上，望數峯空翠可數，約略如八九仙子云。

其山外峻中夷，由青陽西南行，則峯攢

徂完切

岫

復，瓌同

奇百出；而入其中，

則曠以隱。由山麓褰

愆

裳，則寒泉數百道，噴

普閱切

激沙石，碎玉哀絃；而入其中，

則奧以靜。蓋巖壑盤旋，白雲翳

翁上聲

鬱，道士之所族處者，是為化城。一峯屹

魚訖切

然四山雲合若羣龍之攫

居純切

明珠者是爲金地藏塔循簷送目虛白之氣遠接

江海而四方數千里來禮塔者踵接角崩叫號動山谷若疾痛之呼父母蹈湯火之求救援道士爭緣爲市幾以山爲壘斷矣豈復知有雲壑乎於是擇其可游者曰東巖其上有堆雲洞師子石僧屋數間刻王文成手書文成聚徒講學游憩於斯有東巖燕坐詩今求其講堂無復知者天柱峯最高俯視化城爲一盃絕壁矗立亂山無數所謂九十九峯者迷離莫辨如海潮湧起作層波巨浪青則結綠紫則珊瑚夕陽倒蒸意眩目奪蓋至此而九華之勝乃具惜非閒人不得坐臥十日招太白夢得輩於雲霧間相共語耳

游以甲午歲十月從之者查子素先徐子道林。

坡翁云『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先生如此着眼如此作文恍然悟九華於眉睫矣。

【註釋】【劉夢得】名錫唐彭城人。

【終南山】在陝西境橫亘關中南面其主山乃在長安縣南。

【太華】卽華山。

【女兒】山名，在河南宜陽縣西，晉張軌隱於此。【荆山】按荆山有四：一在陝西富平縣西南，一在湖北南漳縣西北，一在河南禹

縣西北，一在安徽懷遠縣西南。此當指湖北之荆山也。桓玄江淹，均有荆山詩。【李太白】名白，唐人。生於蜀昌明之青蓮鄉，號青蓮

居士。天才英特。賀知章見其文，歎為謫仙，言於玄宗，供奉翰林，甚見愛重。後坐事流夜郎，遇赦得還。詩與杜甫並稱。【峻夷】峻，險也。

夷，平也。【青陽】屬安徽省。【峯攢岫複】攢，聚也。岫，山穴也。言峯岫之多。【褰裳】褰，舉也。裳，下衣也。【蓊鬱】盛貌。

【虛白】白，明也。（莊子）虛室生白。（江總詩）幽居服藥餌，山意生虛白。【壘斷】岡壘之斷而高者。（孟子公孫丑篇）古之為市者，

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按）壘斷，一作龍斷。

【王文成】名守仁，餘姚人，學者稱陽明先生，諡文成。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結綠】玉名（史記范雎傳）臣聞周有砥礪，宋有

結綠。【珊瑚】熱帶深海中，有小蟲叢生，其骨骸相結合，積之既久，堅硬似玉，形如樹枝，名曰珊瑚，有紅白二種。

重修信陵君祠記

信陵君祠在開封縣治東北，上方寺右。河水沒後，清布政使徐化成重修。康熙十年，永平韓鼎

業重修。

湯斌

字孔伯，號荆岷，晚號潛菴，河南臨州人。順治九年進士。康熙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江蘇巡撫，工部尚書。其學

兼通朱陸，得蘇門孫氏之傳。乾隆二年，補諡文正。著有湯子遺書十卷行世。道光中，從祀孔廟。

開封舊有信陵君祠，在上方祠之右，雲杜李本寧宗伯宦梁時所建也。崇禎

壬午沒於河，今國家承平三十年，廢典漸次修復，而信陵祠獨缺，永平韓子客游
梁歎曰：『茲非魏都耶？夷門之墟，猶有侯嬴。盈朱亥若而人乎？使當時無信陵，則
侯嬴朱亥亦以監門市屠老耳！巖穴不乏人，能識人不恥下。聲去交者，世不數見也。
』於是偕寺僧，卽其祠地土中，求得雲杜故碑，劇醪。遠金建祠，以侯朱配，仍舊也。韓
子又曰：『侯朱猶魏產耳，若毛公薛公，固生於趙，爲平原所簡賤，而羞與爲伍者
也。信陵何自而得之，卒賴其言，趣促駕救魏，率五國之兵，敗秦師，至函谷關而還。
信陵之終不失臣節於魏者，二公力也，徒以非魏產而不祀，補主列侯朱之次，旌
功也，所謂禮以義起者也。』工旣訖，請於官，春秋致祭，復選石刻史記魏公子列
傳立祠中。過睢。離陽，請余爲之記。

余酌酒與韓子曰：『君趙燕。平布衣也，未嘗縮。烏版切綬分符，有修復舊典表

章古烈之任者也，何汲汲爲此？得無悼淪落之難偶，慨知己之莫遇，與信陵曠世
而相感乎？夫信陵豈獨以好去聲客重乎？秦之併六國也，此古今一大變局也。趙與

魏爲脣齒，而魏與五國爲藩籬。信陵用兵，雖太公穰苴，無以加焉！使當時不以讒廢，則秦不得滅魏；魏不滅，則五國不至折而入於秦。卽信陵一旦以老病死，其知人下士如此，必能得如信陵者而託國焉；暴秦之虐，不能及於天下矣。其以毀廢也，飲酒近婦人而卒，其亦不忍見天下之遽歸於秦，而求速畢一朝之命乎！李牧死而趙亡，信陵死而魏亡，始皇之肆威於海內，天也。漢高過大梁，而以太牢祠之也，其亦有見於此乎！『信陵墓在揚州門外，河流變遷，湮沒不可問矣。此祠之建，其不得已也，遂爲去聲之記。』

韓子名鼎業，字子新，博學好古，慷慨多大節。此祠之建，其一端云。

此文跌宕流連，極似魏叔子得意之筆；徒詫其從大處起議，猶屬皮相。

【註釋】【開封】清府，今爲縣，屬河南省。【上方祠】祠當作寺。上方寺，本名祐國寺，慶曆中改今名。內有鐵色琉璃，俗呼爲鐵

塔寺。【雲杜】京山縣，舊屬湖北安陸府，安陸府古號雲杜。李維植爲雲杜人。【李本寧】名維植，明京山人。隆慶間進士。萬曆

間進修撰，出爲陝西右參議，遷提學副使。浮沈外僚，幾三十年。天啓間爲禮部右侍郎，旋進尙書。【宗伯】古六卿之一，周禮春官有

大宗伯。舊稱禮部尙書爲大宗伯，侍郎爲宗伯。【崇禎壬午】明懷宗十五年。【沒於河】時李自成圍開封，巡撫高名衡議決

朱家寨口河灌之，自成偵知之，亦驅難民決河。河水自北門入，貫東南門出，奔聲如雷，城中百萬戶皆蕩盡。【永平】清府，今河北盧

龍縣。【魏都】戰國時魏都大梁，故城在今開封縣北。【夷門】即大梁城東門。【侯嬴】魏之隱士，年七十，爲大梁夷門監

者，信陵君以爲上客。及秦圍趙，侯生爲之設策，盜魏王兵符以救趙。信陵君既奪晉鄙軍，侯生即自刎。【朱亥毛公薛公】均見彭

士望九牛壩觀角觚戲記。【豫】欽集衆人之資也。【爲平原所簡賤】簡，輕慢，賤視也。信陵君從毛公薛公遊，平原君聞之，

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博徒賣漿者遊，公子妾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

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平原君之遊，徒蒙舉耳，不求士也。無忌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遊，尙恐

其不吾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遊。』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五國】齊楚燕韓趙。

【函谷關】見侯方域王猛論。【綰綬分符】綬，組也。卽絲緜，以承受印環者。符，符節也。綰綬分符，指有官職而言。【太公】

周文王臣，姜姓，呂氏名尙。佐武王克殷，封於齊。按兵書有六韜六卷，舊題呂望撰。望卽尙也。【穰苴】春秋齊將，本姓田，爲大司馬，故

曰司馬穰苴。善用兵。既卒，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飲酒近婦人而卒】見

全祖望陽曲傅先生事略。【李牧】趙將，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壁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

受命，遂殺之。【漢高二句】高祖每過大梁，常祀信陵君，後又爲之置守冢五家。太平，牛也。【揚州門】濂李汴京遺跡曰：『汴

城舊有十三門，東曰新宋，揚州，新曹。』

山來閣記

王弘撰

見書牘

桃葉渡之側，有園一區，廣數十弓，宋君以偉之所營也。花藥林竹，可以娛目；蓄古今人字畫，可以澄懷；積書千卷，可以求聖賢之道；知人論世，有閣高三層，可以遠眺。癸卯春，予來金陵，曾登其上，望鍾山焉。以偉負意氣，不屑流俗，每招四方士爲高會，賦詩飲酒不輟；予固心壯之。然以偉魏國之女夫也。遘誦世之變，魏國故第廢置，東園闌榭，謝蕩爲寒煙；中山之遺烈，不可問矣。而以偉尙有此以優遊卒歲，俛俯仰之間，其能無今昔之感乎哉！

予去幾三十年，庚午秋重聲平來，下榻其中，雖風景如故，而書畫散佚，閣已殺斲其最高一層，不得如昔之所望；以偉亦皤婆然老矣。閣故顏「容安」，以偉喜予之來，易之曰「山來」，乃舉觴屬記，援文忠銘蘇程菴爲說。予不敢承，則告之

曰：『今天下何曾有山水哉！予生長西方，天府之國，爲荒墟久矣。比出潼關，城郭人民，皆已非舊。過邾，邾，火之野，觀當年戰場，燐火夜青，殤魂晝號，商祖宗之澤，日以滅沒，有不勝平其戚者。而此邦煙景華麗，士大夫猶得以管弦歌舞，飾其遊晏之樂。乃市井鬻競之習，相尋未息，有道者之所懼也。且人生夢幻，來去之跡，亦何常之有。予之居此，寄爾；卽子之有此，亦寄爾。縱浪大化，身名翳如，苟適目前，何多求焉。其敢竊前賢之美談，以自侈爲！』以偉不答，予亦就寢，恍惚窈窕，宛如昔之所望，鬱鬱蔥蔥，葱，通直臨牕牖，西予不覺其肅然而恐，七小然然而悲，炯然而寤也。遂披衣書之，以爲山來閣記。

寓意深遠，索解人正不易得，較茶村杜來閣記，更進一層。

俯仰夷猶，饒有六一風神。

【註釋】

【桃葉渡】見侯方域馬伶傳。

【區】域也。（漢書揚雄傳）有田一廛，宅一區。

【弓】量地之數，五尺爲一弓，卽一步

也。【花藥】藥，欄也。

【知人論世】（孟子萬章篇）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

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鍾山】俗稱紫金山，在南京中山門東北。

【不屑流俗】謂不屑與流俗之士爲伍也。

【魏國】徐

達從明太祖征略四方，有功，封魏國公。此言達之後嗣。

【女夫】猶言婿也。爾雅釋親，女子之夫爲婿。

【中山】徐達卒後，追封

中山王，諡武寧。

【優遊卒歲】孔子去魯歌，蓋優哉遊哉，聊以卒歲。

【殺】減削也。

【皤然】髮白貌。

【閣故顏容安】

匾額題字曰顏，言閣上之匾，本題「容安」二字也。

【山來】弘撰號山史，喜其來，故號曰山來。

【文忠銘蘇程庵】蘇軾

蘇程庵銘序，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爲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

【生長西方】弘撰爲陝西華陰人，陝

西，古秦地。

【天府之國】肥沃險固，物產饒多之域，謂之天府。戰國策秦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所謂天府，天下之雄

國也。」【潼關】關名，即今陝西潼關縣治，後漢建安中建，歷代皆爲要地。

【郊郛】周地名，春秋謂之玉城，在今河南洛陽縣西。

（左傳宣公三年）成王定鼎於郊郛。

【燐火】野火之忽隱忽現，作青色者。淮南子注：「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俗謂之鬼火。

【殤魂】殤，未成人喪也，謂夭折之魂。

【縱浪大化】縱浪，謂縱肆放浪也。大化，猶言造化。

【翳如】翳，隱蔽也，滅也。翳如，謂

空虛也。【恍惚】見不真切也。

【窈窕】深遠貌。凡山水宮室深遠者，皆曰窈窕。郭璞賦：幽岫窈窕。

【鬱鬱蔥蔥】氣佳貌。

（後漢書光武紀）氣佳哉鬱鬱蔥蔥然！

【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

【肅然】端莊貌。

【悄然】靜貌。

【憬然】覺悟也。

【寤

寐覺也。

書劍俠事

此亦雜記類，始終祇言一事，此爲正體。或合兩三事言之，或序述後，參以己論，則爲書事之別體耳。

王士正

見傳狀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

髻計如宮妝，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鞵，鞋同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

采四射，實其行甚駛。史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

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准崔云：「惜赴郡匆匆，聽○恩未

暇躡呢輻其蹤跡，疑劍俠也。」

從姪鵠寃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

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往

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酌紅帽，七骨頭，狀貌甚獐。泥耕至

尼菴入門，有廨懈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扁焉。叩門

久之，有老嫗衣遇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持硃封，鑄決山門

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署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翁然而闢；

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糸戒謀拒之，廨門已啓，視之，卽紅帽頭

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避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庵客，輒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吾須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命嫗挾蒲團跌廣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作此狡獪，僧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背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函，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幘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庵已空無人矣。

尼高髻盛妝，衣錦綺，

遣羽切

行纏羅韞，

同機

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

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嘗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袁外。自是無敢犯者。」

何等高簡，何等氣韻，下視聊齋志異，始如小兒啞嘔。世俗夢夢，乃謂先生豔羨其書，欲以千金置爲己作，真可笑也。

【註釋】【新城】縣名，屬河北省。

【濟南】清山東府名，今爲歷城縣。

【章邱】縣名，屬山東省。

【高髻】髻，總髮也。挽

髮而束之於頂也。（後漢書馬廖傳）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氈笠】（却掃編）布衣王充，深目高準多髯，事龜裘

氈笠。

【錦衣弓鞵】錦衣，文衣也。（詩秦風）「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弓鞵，纏足女子之鞵也。（郭銍詩）草根露溼弓鞵繡。

【黑

衛】（清異錄）驢一名衛。

【飛隼】隼，鳥名，鷹類中最小者，毛色斑紋，俱與鷹同，惟胸腹灰白，略帶赤色。

【躡】追隨也。【萊陽

縣名，屬山東省。

【逆旅】客舍也。（莊子山木）陽子之宋，宿於逆旅。

【紅幘頭】幘，縛也。言以紅布縛頭也。

【瘠】惡也。狀貌凶

惡曰瘠。

【解】官吏辦公之所曰廨。此作房屋解。

【扃】關也。

【持殊封鏹山門而入】殊，封，標殊之封條也。鏹，鎖也。

【曙】曉也。

【晡然而關】晡然，皮骨相離聲。庖丁解牛，奏刀晡然。見（莊子養生主）關，開也。

【束香】賊所用之悶人香也。

【趺坐】僧人盤腿而坐，曰趺坐。

【狡獪】詭譎之行爲也。

【行纏】婦人用帛偪束其足者。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字子端，號說巖，山西澤州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典文衡，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卒諡文貞。著有尊聞

堂集午亭文編五十卷。

女奴景贅

綴

夫柴乙皆從予京師。

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既瘞，

讀若

景

時節哭瘞所。虎啣豕來，熟睨

詰

景哭極哀，不見虎。樵人遙見呼景，景近虎尺許，

虎卒不傷也。其家諸柴數

朔

逼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愈凶。環伺將奪

之。景乘夜奔訴之縣，道遇虎當路，景趨過虎旁，虎臥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天明；

門開，趨縣庭號

平

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

上

而箠

垂上

之。後令行案境中，景遮

道訴，又數而箠之。愈箠虐愈慘，景非死無所之矣。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

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甚恨之！』景於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

野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記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

老

秋方盛，深及腰

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

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余，詢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泫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

皆泣。

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此，此豈非出於其性

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此，不可爲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哉！或曰：『景習於主家，蓋道義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於椎魯僕婢，至義足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而興起者，豈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之爲君子者。

出萬死一生以存其貞節，求諸士大夫尙不易得，況女而奴者耶！文亦夾敘夾議，表章盡致。

【註釋】【贅夫】男子在婦家成婚者。

【瘞】理也。

【匈匈】喧擾也。

【數而箠之】數，責讓也。箠，笞刑也。

【行案境

中】行，巡行也。因案事而巡行於境中也。

【潦】積水曰潦。

【歷歷】言之有次序也。

【椎魯】愚鈍也。

【庸】用也。

醉書齋記

鄭日奎

見書腹

於堂左潔一室，爲書齋，明窗素壁，泊如也。設几二：一陳筆墨，一置香鑪茗椀。

之屬。竹牀一，坐以之；木榻一，臥以之。書架書筒各四，古今籍在焉。琴磬塵主尾諸什物，亦雜置左右。甫晨起，卽科頭拂案上塵，注水硯中，研墨及丹鉛，飽飲筆以俟，隨意抽書一帙，秩據坐聲去批閱之。頃至會心處，則朱墨淋漓漬紙上，字大半爲之隱。有時或歌或嘆，或笑或泣，或怒罵，或悶欲絕，或大叫稱快，或咄咄都忽詫恥亞異，或臥而思，起而狂走。家人諫見者悉駭愕，罔測所指，乃竊相議；俟同竢稍定，始散去。婢子送酒茗來，都不省取，或誤觸之，傾溼書冊，輒怒而加責，後乃不復持至。踰時或猶未食，無敢前請者；惟內子時映簾窺余，得間聲去始進曰：『日午矣，可以飯聲上乎？』余應『諾！』內子出，復忘之矣。羹炙皆寒，更溫以俟者數四；及就食，仍挾一冊與俱，且噉淡。且閱，羹炙雖寒，或且味變，亦不覺也。至或誤以雙箸亂點所閱書，良久始悟非筆；而內子及婢輩，罔不竊笑者。夜坐漏常午，顧僮侍，無人在側。俄而翰軒震左右，起視之，皆爛漫睡地上矣。

客或訪余者，刺已入，值余方校書，不遽見；客伺久，輒大怒詬，或索取原刺，余

亦不知也。蓋余性既嚴急，家中人啓事不以時，卽叱出，而事之緊緩不更問，以故倉卒同猝不得白。而家中鹽米諸瑣務，皆內子主之，頗有序，余以是無所顧慮，而嗜益僻。他日忽自悔，謀立誓戒之，商於內子。內子笑曰：『君無效劉伶斷上聲飲法，祇賺直陷切余酒脯，補五臟勞耶！吾亦惟坐視君沉湎耳，不能贊成君謀。』余愴然久之，因思余於書，洵不異伶於酒，正恐旋誓且旋畔。且爲文字飲，不猶愈於紅裙耶！遂笑應之曰：『如卿言，亦復佳，但爲李白婦太常妻不易去聲耳。』乃不復立戒，而採其語意以名吾齋，曰「醉書」。

爲書癡寫生的，是妙手。

【註釋】【泊如】靜默無爲也。【塵尾】拂塵也。【科頭】脫帽露首曰科頭。【丹鉛】丹，赤色，丹砂也，卽朱砂。鉛卽鉛粉。

批書欲用數色，故墨與丹鉛齊施。【帙】書衣也，小囊也。古人之書，皆爲卷子，以囊盛之，則曰帙。【咄咄】驚怪聲。【瞶】視也。

【罔測所指】不測其意之所在也。【內子】妻也。【劉伶】晉書劉伶傳，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

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

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復醉。【恹然】失意貌。【爲文字飲不猶

愈於紅裙耶】謂醉於書，猶愈於醉於色也。

【李白婦】（李白贈內詩）「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爲李白婦，何異太常妻。」

按李白見遊九華記。婦許氏，故相許國師之孫女。

【太常妻】（後漢書周澤傳）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

妻于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遊釣臺記

今浙江桐廬縣西富春山，一名嚴陵山，前臨大江，漢嚴子陵釣處，人號嚴陵灘。有東西二釣臺，各高數百丈。瀨。

音賴。

鄭日奎

釣臺在浙東，漢嚴先生隱處也。先生風節，輝映千古，予夙慕之。因憶富春桐江諸山水，得藉先生以傳，心奇甚，思得一遊爲快。顧是役也，奉檄北上，草草行道中耳，非遊也；然以爲遊，則亦遊矣。

舟發自常山，由衢抵嚴，凡三百餘里，山水皆有可觀。第目之所及，未暇問名，領之而已。惟誠舟子以過七里灘，必予告。越日，舟行萬山中，忽覩雲際雙峯，嶄然秀峙，雉覺有異，急呼舟子曰：「若非釣臺耶？」曰：「然矣！」舟稍近，迫視之，所

土減切

云兩臺實兩峯也。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臺東西踣，雌 栢距可數百步。石鐵色陡起江干，數百仞不肯止。巉譏 巖傲睨，諒 如高士並立，風致岸然。崖際草木，亦作嚴冷狀。樹多松，疎疎羅植，偃仰離奇，各有態。倒影水中，又有如游龍百餘，水流波動，勢欲飛起。峯之下，先生祠堂在焉。意當日垂綸，應在是地，固無登峯求魚之理也。故曰：『峯也而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

山旣奇秀，境復幽蒨，情 欲蟻 蟻舟一登，而舟子固持不可，不能強，聲上 因致禮

焉，遂行。於是足不及遊，而目遊之。俯仰間，清風徐來，無名之香，四山颺具 至；則鼻

遊之。舟子謂灘水佳甚，試之良然，蓋是卽陸羽所品十九泉也；則舌遊之。頃之，帆

行峯轉，瞻望弗及矣。返坐舟中，細繹其峯巒起止，徑路出沒之態，愴恍間，如舍聲上

舟登陸，如披草尋磴，都鄂 如振衣最高處，下瞰若濫 羣山趨列；或秀靜如文，或雄

拔如武，大似雲臺諸將相。聲去 非不傑然卓立，覺視先生，悉在下風，蓋神遊之矣。思

稍倦，隱几臥，而空濛滴瀝之狀，竟與魂魄往來；於是乎并以夢遊。覺教 而日之夕

矣，舟泊前渚，人稍定，呼舟子，勞去聲以酒，細詢之曰：『若嘗登釣臺乎？山之中景何若？其上更有異否？四際雲物，何如奇也？』舟子具能答之；於是乎并以耳遊。噫嘻，快矣哉，是遊乎！

客或笑謂『鄭子足未出舟中一步，遊於何有？』嗟乎！客不聞乎？昔宗少去聲文臥遊五嶽，孫興公遙賦天台，皆未嘗身歷其地。余今所得較諸二子，不多乎哉？故曰：『以爲遊，則亦遊矣。』客曰：『微子言不及此，雖然，少文之畫，興公之文，盡處上聲一焉，以謝山靈？』余竊媿未之逮也，遂爲之記。

翻空出奇，最善避熟；若從正面實寫，則人云亦云。先生詩文最奇，尋常蹊徑，不屑蹈也。神遊一層，尤令人想味不盡。

【註釋】【嚴先生】名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令訪之，後齊國上言，有

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欲以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山在今桐廬縣西三十里。【桐江】卽浙江

上源，在桐君山下，桐廬縣南。

【奉檄】檄，官書也。

【常山】縣名，屬浙江省。

【由衢抵嚴】衢州嚴州，均清府，常山屬衢，桐廬

屬巖，故云。【七里灘】在臺釣西，亦曰七里瀨。諺云：『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蓋舟行難於牽挽，惟視風爲遲速也。【嶄然】

高峻貌。【詩】同時，屹立也。【陡】頓也，忽也。【江干】干，水涯也。【仞】古以周尺八尺爲仞，合營造尺六尺四寸八分。

【岸然】高傲之意。【垂綸】綸，釣絲也。《詩小雅》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幽蒨】蒨，草盛貌。【艤】同檣，整舟向岸也。【颺】

風名，具四方之風也。【陸羽】字鴻漸，唐復州人，隱居苕溪，自稱桑苎翁，又號東園先生。嗜茶，著《茶經》三篇。【十九泉】釣臺下有

泉，陸羽品爲天下第十九泉。【磴】謂山巖有石，平坦可登者也。【雲臺諸將相】明帝永平三年，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

於南宮雲臺，於鄆禹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姚期

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外，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宗少文臥遊五嶽】少文名炳，

宋南陽人，好山水，愛遠遊。嘗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觀，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五嶽，華山、泰山、嵩山、恆山、衡山也。【孫興

公遙賦天台】興公，名綽，晉太原人。天台，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北，一名桐柏山。綽作遊天台山賦，其序曰：『余所以馳神運思，畫詠宵

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斯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遊姑蘇臺記

姑蘇，山名，在江蘇吳縣西南，或作姑胥，或作姑餘。姑蘇臺在其上，吳王夫差所造，或云闔廬所築，又稱胥

臺。

宋 犖

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邱人。年十四，應大臣子弟試，名列優等，官至吏部尙書。工詩，與王漁洋齊名。著有《綿津

詩集西坡類稿等書

予再莅吳將四載，欲訪姑蘇臺未果。丙子五月廿四日，雨後，自胥江泛小舟，

出日暉橋，觀農夫插蒔，

侍婦子滿田塍，

層泥滓

子被體，

桔

吉棹

與歌聲相答，其

勞苦殊甚迤。

以邇

里過橫塘，

羣峯翠色欲滴。未至木瀆二里許，由別港過兩小橋，

遂抵臺下。

山高尙不敵虎邱，望之，僅一荒阜耳。舍舟乘竹輿，緣山麓

竹樹森蔚，

尉稻畦相錯如繡。山腰小赤壁，水石頗幽，髣髴虎邱劍池。夾道穉松叢

棘，

膽藟

伏點綴其間，如殘雪，香氣撲鼻。時正午，赤日炎歊，

蠶從者皆喘汗。予興

愈豪，褰衣賈勇，如猿猱

鏗騰

讀踏而上，陟其巔。黃沙平衍，南北十餘丈，闊數丈，相

傳卽胥臺故址也，頗訝不逮所聞。

吾友汪鈍翁記稱「方石中穿，傳爲吳王用以竿旌者；又矮松壽藤，類一二

百年物。」今皆無有。獨見震澤掀天陷日，七十二峯，出沒於晴雲瀛

胡了

森中；

環望穹窿^{區充隆}靈巖高峯堯峯諸山一一獻奇於臺之左右而霸業銷沉美人

黃土欲問夫^扶差之遺跡而山中人無能言之者不禁三歎從山北下抵留雲庵

庵小有泉石僧貧而無世法酌泉烹茗以進山中方採楊梅買得一筐衆皆飽噉

仍攜其餘返舟中時已薄暮^博飯罷^{聲上}乘風容與而歸

侍行者幼子筠^與孫韋金外孫侯最^{貞上}六日前子至方應試北上不得與

同遊賦詩紀事悵然者久之

一游記耳慨當以慷

【註釋】【再莅吳】莅通蒞臨也康熙二十六年牧仲爲江蘇布政司三十一年復爲江蘇巡撫

【胥江】在吳縣胥門外。【插蒔】插插秧也蒔分秧也。【陸】稻田畦也。【桔槔】汲水機也。【迤邐過橫塘】迤邐旁

行也橫塘在吳縣胥門外。【木瀆】木瀆鎮在吳縣西南。【虎邱】在吳縣西北一名海湧山。【荒阜】釋名土山曰阜。【劍

池】在虎邱山上（吳地記）秦始皇至虎邱求吳王寶劍有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誤中石石陷成池故號曰劍池。【薺菴】花

名見佛經。【炎歊】歊熱氣也。【汪鈍翁】見論辨汪琬小傳。【竿旌】旌旗屬析羽爲旌竿旌謂纒旌於竿也。【震澤】即

太湖在吳縣西南（吳郡志）太湖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二十里周五百里中有七十二峯。【滌淼】滌水深白貌淼大水貌。【穹

【**窪**】穹窿山在吳縣西南。【**靈巖**】靈巖山，在吳縣西南，一名硯石山。【**高峯**】即穹窿山盡處，在胥湖南。【**堯峯**】在吳縣城

外。【**美人黃土**】美人謂西施，已化為黃土也。【**夫差**】吳王闔廬子。闔廬為越王句踐所傷而死，夫差敗越於夫椒以報之，聲勢

日盛，遂霸中國。後會諸侯於黃池，句踐乘虛而入，遂為所滅，夫差自到死。【**無世法**】世法，入世之法。無世法云者，猶言無世俗惡狀。

【**容與**】閑適貌。【**筠**】牧仲子，官至四川布政使。【**至**】牧仲子，字山言，著有緯蕭堂詩集。

崇明老人記

崇明，清縣，今仍之，屬江蘇省。

陸隴其

初名龍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知嘉定縣，甚有政績。試鴻博，報罷。魏象樞以天下第一清廉，薦

補靈壽知縣，徵授四川道監察御史。累疏陳捐納事，忤上官意，放歸。為學一準程朱，以居敬窮理為本。所著有四書講義，

困勉錄，三魚堂文集，讀朱隨筆等書。雍正二年，從祀孔廟，諡清獻。

崇明縣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

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為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

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布店，仲開布莊，叔開醃

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為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

切於嚴

道，始擬膳每月一輪，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疎。』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疎。』乃以一餐爲率，律如蚤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蚤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

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櫺，櫺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櫺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淡櫺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擊平老人知也。老人間擊去往知交遊，或博奕，或擣樽蒲，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遊家，并囑其家伴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踊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

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頽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遶膝。』洵不

誣也。因援筆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按崇明老人，壯而鬻子自給，老而博弈擲菹，雖克享大年，不過碌碌庸人耳。所可敬者其子，不讀詩書，不知理義，乃父母鬻其身而不怨。及拮据成家，惟知孝養其親，不特能養口體，且能養親之志焉。蓋亦難矣！嗚呼！世之有親不能養，養而不能曲盡其道者，觀此能無愧乎！

【註釋】【縣治】縣官所駐地曰縣治。

【醢】以鹽漬物曰醢。

【以一餐爲率】一定之限制曰率。言以一餐一輪也。

【昭

穆】宗廟之序也。一世爲昭，二世爲穆；又左爲昭，右爲穆。此當作左右解。

【稱觴】舉觴也。

【擲菹】見王士正吳六奇別傳。

【頽白】頭半白也。

退思堂記

陸隴其

靈壽縣堂之後曰退思堂，蓋取左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義。予既重

平聲
修斯堂，而深有味乎其名。

夫忠者，盡我心之謂也；盡我心者，宜若可以無過。然天下事有定理，輕重疾徐，寬嚴厚薄，各有其分，切扶問過與不過，其辨在毫釐之閒，而人常不及覺。夫惟聖人，見理明而處事熟，隨其心之所發，無非至善，不待思而自無過。自聖人而下，大賢如顏子，雖曰『如有所立，卓爾！』然猶不能保其無幾微之差。顏子而外，又無論矣，非慎思之而善補之，末由也已。故孔子告子張曰：『主忠信，徙義。』主忠信者，進思盡忠之謂也；徙義者，退思補過之謂也。坐茲堂者，毋曰我盡我心而已，其亦思輕重疾徐，寬嚴厚薄，果各得其中乎？不蔽於氣質乎？不囿於習俗乎？不矯枉而過正乎？不因噎而廢食乎？有時獨斷者，不爲介甫之執拗，切倚絞乎？有時從衆者，不爲蘇氏之模稜，切勒恆乎？如射之有的，不中其的，皆過也；如匠之有繩，不中其繩，皆過也。思之而補之，而後吾所盡之忠，幾可以無憾。不然，自謂能盡，而毫釐之閒，稍有偏倚，其害於民，將不可勝平聲言。

嗚呼！盡而猶不能無害於民，而況其不能盡者，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樸實說理，題外不溢一辭，題中不缺一義。先生以道學傳，而文亦謹嚴有序如此。

【註釋】【靈壽縣】清縣，屬正定府，今屬河北省。【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左傳宣公十二年）士貞子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

【顏子】見袁枚書王荆公文集後。【如有所立卓爾】（論語）顏淵語（注）卓，立貌。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

【子張】姓顓孫，名師，陳人，孔子弟子。【主忠信徙義】見（論語）言以忠信為主，而行爲則期其合

義而已。【介甫之執拗】王安石字介甫，宋撫州臨川人，性強執，任宋相，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

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蘇氏之模稜】蘇味道，唐道州樂城人，武后時，居相位，無所建白，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

錯，必獲咎譴，但模稜以持兩端可矣。」人號爲蘇模稜，模稜者，無所可否也。

贛子記

謝濟世

字石霖，號梅莊，廣西全州人，康熙壬辰進士，授檢討，轉御史，補湖南糧道，改鹽驛道，著有西北域記，纂言內外

常等書。

梅莊主人在翰林，傭僕三二點，結一樸，一贛。竹絳一日，同館諸官小集，酒酣，

主人曰：『吾輩興闌矣，安得歌者侑又一觴乎？』黠者應聲曰：『有。』既又慮黠者有言，乃白主人，以他故遣之出，令聲平僕者司閤，而自往召之。召未至，黠者已歸，見二人抱琵琶到門，詫曰：『胡爲來哉！』黠者曰：『奉主命。』黠者厲聲曰：『吾自在門下十餘年，未嘗見此輩出入，必醉命也。』揮拳逐去。客闕聲烘去而散，主人愧之。

一夕，然燭酌酒校書，天寒瓶已罄，顏未酤酤。黠者胸縣僕者再沽，遭黠者於道，奪瓶還諫曰：『今日二瓶，明日三瓶，有益無損也；多酤沽傷費，多飲傷生，有損無益也。』主人強領之。

既而改御史，早朝，書童掌燈，傾油污朝衣，黠者頓足曰：『不吉！』主人怒，命僕者行杖，黠者止之，諫曰：『僕嘗聞主言，「古人有羹污衣，燭然鬚，不動聲色者，」主能言不能行乎？』主人遷怒曰：『爾欲沽直邪？市恩邪？』應曰：『恩自主出，僕何有焉！僕効愚忠，而主曰沽直。主今居言路，異日跪御榻，與天子爭是非，坐朝班，

與大臣爭獻替，棄印綬，其若蹤，甘遷謫以如歸。主亦沾直而爲之乎？人亦謂主沾直而爲之乎？主人語塞，謝之，而心頗銜之。由是黠者日夜伺其短，誘樸者共媒蘖，勸主人逐之；會主人有罪下獄，不果。

未幾奉命戍邊，出獄治裝，黠者逃矣。樸者亦力求他去。慳者攘臂而前曰：『

此吾主報國之時，卽我儕報主之時也，僕願往！』市馬造車，製穹廬，備梁糗起九切

以從。於是主人喟庫位切然嘆曰：『吾向以爲黠者有用，樸者可用也；乃今而知黠

者有用而不可用，而慳者可用也；樸者可用而實無用，而慳者有用也。』養以爲

子，名曰「慳子」云。

此文可匹侯朝宗集中郭老僕傳。

【註釋】【梅莊主人】謝濟世自謂。【闌】盡也。【侑】佐也。【司閽】守門也。【然燭】然卽燃字。【醜】飲酒面

紅也。【陶】以目示意也。【改御史】在世宗雍正四年。【羹汚衣】後漢書劉寬傳：侍婢奉肉羹，灑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

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燭然鬚】宋名臣言行錄：韓魏公帥定州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旁視，燭

燃公鬚，公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居言路】濟世時爲御史，職主諍諫，故曰居言路。【爭獻替】替，廢也。謂與大臣爭獻可替否

之事。【棄印綬其若蹤】綬，承受印環之帶也。蹤，草履也。言棄官如棄敝屣也。【甘遷謫以如歸】官之降調遣及戍，曰謫。言不以遷謫爲苦，反視如歸鄉之樂也。【媒蘖】媒，酒醉。蘖，麪也。謂釀成其罪也。【主人有罪下獄】濟世爲御史，未決旬，露章面奏河南巡撫田文鏡不法狀。世益不悛，擲還其疏。濟世爭益力，帝震怒，令往阿爾泰軍前効力。【製穹廬】穹廬，氈帳也。蒙古新疆一帶，逐水草而居，無定所，故均用氈帳爲屋。【糗】乾糧也。

書田贈公事

官員之父稱贈公，亦稱贈君。

汪由敦

字師敏，號松泉，一號謹堂，安徽休寧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謚文端。有松泉文集。

田贈公，名雨時，字霖商，陽城諸生也。明末，流賊入山西，所至州縣，多附賊。陽城人聚而謀曰：『賊所過，以城抗者，必盡殺乃已。今日夕至，且若何？』贈公曰：『舉城界賊，城中人皆賊矣。與爲賊，毋寧死！然徒死而城終弗完，死無益，不如避之。賊何利吾空城，且無所肆其毒，與其以百萬衆攫賊鋒也。』衆曰：『善！』陽城得弗殘於賊，亦無一人從賊者。

方賊之逼也，贈公盡室行。當是時，幼子年幾歲，兄之孤年五歲。及郊，猝遇賊。

公度鐸弗兩全，遂棄幼子而負其兄之孤，入風神嶺，竄崖谷以免。賊去，贈公返而求諸途，則幼子匍蒲匍伏深草中，望父而啼，攜以歸，俱免於難。聲去鄉人高其義，多以鄧伯道事歸之。贈公曰：『不然，吾子與兄子均耳。顧當倉卒猝同時，念伯氏所遺僅此子，終不忍負伯氏。此子死，是伯氏死也；吾終不忍以吾子易伯氏，然亦不忍必死吾子也。屬有天幸，果不死，藉令聲平竟死，若謂吾忍棄吾子博名高耶？願諸公勿復聲去言！』迄終贈公世，竟弗言。

故相國文端公者，贈公仲子也。康熙戊辰成進士，逾年而贈公卒。文端公以遺命自爲誌，未嘗知有存兄子事。久之，文端公令英德少宰甬江仇公過焉，前所存兄子曰慎典者，與少宰縱談生平事，具道五歲時從叔父避賊始末。少宰作而起曰：『是史氏之責也夫！』翌日，爲文表贈公之墓。於是澤州陳文貞公本其事，作「陽城三鄉賢記。」其事乃大著。

田公賢于鄧伯道，而終身勿言，不欲以此博名高也。而卒有人知之，事乃大著。

天之報善信矣。

【註釋】【陽城】縣名，屬山西省。【流賊】謂李自成。【與其以百萬衆攫賊鋒也】此倒句也。言與其以百萬衆

攫賊鋒，不如借道，使賊無所肆其毒也。【年幾歲】幾，將及也。言將及一歲也。【風神嶺】疑即風陵山，相傳爲風后家，在今山

西永濟縣。【鄧伯道】鄧攸，字伯道。避難，中途遇賊，因棄其子而負兄之子以奔，得脫於難。後伯道竟無子。（世說）謝太傅重鄧僕射，

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相國文端公】名從典，字克五，號曉山，即贈公所棄子。雍正初，爲文華殿大學士，官禮部尙書。【英

德】今廣東英德縣。【少宰甬江仇公】少宰，吏部侍郎也。甬江在浙江鄞縣東北。仇公名兆鰲，字滄柱，鄞人，官至吏部右侍郎。

【澤州】清府，今山西晉城縣。【陳文貞公】名廷敬，字子端，號說巖，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無齋記

劉大櫟
見序跋

天下之物，無則無憂，而有則有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而有室家即次之。今夫無目，何愛於天下之色；無耳，何愛於天下之聲；無口，何愛於天下之臭味；無心思，則任天下之理亂是非得失，吾無與預於其間，而吾事畢矣。橫目二足之民，瞽

然不知無之足樂，而以有之爲貴。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衣矣，而又欲其華；有宮室矣，而又欲其壯麗。明童豔女之侍於前，吹竽擊筑竹之陳於後，而旣已有之，則又不足厭同其心志也。有家矣，而又欲有國；有國矣，而又欲有天下；有天下矣，而又欲九夷八蠻之無不賓貢；九夷八蠻無不賓貢矣，而又欲長生久視，歷萬祀而不老。以此推之，人之歆羨於富貴佚逸游，而欲其有之也，豈有終窮乎？古之詩人，心知其意，故爲之歌曰：『隰有萇長，猗烏可其枝；天之沃沃，烏酷樂子之無知。』夫不自知其一身之苦，而第以萇楚之無知爲樂，其意雖若可悲，而其立言則亦旣善矣。

余性顛通於愚，于外物之可樂，不知其爲樂；而天亦遂若順從其意，凡人世

之有者，我皆不得而有之；上之不得有馳驅萬里之功，下之不得有聲色自奉之美。年已五十餘，而未有子息；所有者，惟此身耳。嗚呼！其亦幸而所有之惟此身也！使其于此身之外，而更有所有，則吾之苦，其將何極矣！其亦不幸而有此身也；使

其併此身而無之，則吾之樂，其又將何極矣！

旅居無事，左圖右史，蕭然而自足。啼飢之聲，不聞於耳；號寒之狀，不接於目。自以爲無知，而因以爲可樂，於是以「無」名其齋云。

奇闢之論，理自莊出，而文亦似之。

【註釋】【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老子道德經）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橫目之民】（莊

子天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注）人之目，皆橫生於面，故云橫目。【瞖然】不明貌。【筴】長四尺二寸，管類，用竹爲之。

【筑】狀如瑟，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九夷】（後漢書）夷九種：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也。一曰玄菟、樂浪、高

驪、滿飾、臯夷、索家、東屠、倭人、天鄙也。【八蠻】（爾雅疏）蠻者，慢也，其類有八：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跋踵，五曰穿胸，六

曰儋耳，七曰狗軼，八曰旁春。【賓】來作賓於王家也。【隰有萋楚四句】見（詩檜風）萋楚，草名，子如小麥，亦如桃，猗儺，柔順

也。天，少好貌。沃沃，壯俊也。子，謂人君，知，匹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也。【子息】息，亦子也。（東觀

漢記）此蓋我子息也。【啼飢號寒】（韓愈進學解）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

餓鄉記

藍鼎元 見書牘

醉鄉睡鄉之境，稍進焉，則有餓鄉。王蘇二子之所未曾游也。其土其俗其人，與二鄉大同而小異；但其節尚介，行去聲尚高，氣尚清，磨勵聖賢，排斥庸俗，則又醉鄉睡鄉之所未能逮也。昔者伯夷、叔齊，嘗造去聲是鄉，愛其境，婆娑不忍去。鄉之人留之，羣奉爲主，凡有過客，悉稟命辨別去留。孔子去衛適陳，道經是鄉，伯夷率鄉人郊迎伏謁，禮甚恭，欲以主位讓。孔子不顧，然亦重違其意，乃偕諸弟子爲停驂者七日。其後孔子之徒，如曾子、子思、原思輩，或三旬九回，或併日一歸，大抵與夷齊兄弟甚相得。於烏陵陳仲子，矯廉於齊，齊人疑之，仲子投是鄉三日，欲親伯夷。夷笑而麾之曰：『避兄離母者，非吾徒也。』仲子慚而去。漢周亞夫慕是鄉高義，棄通侯之尊，徒步款里門。伯夷租切額曰：『亞夫粗人，豈足以居此！但彼既來，亦不可拒者。』顧左右，卽於里門別構數楹與之，亞夫樂焉。『未幾，而幸臣鄧通，亦貿貿然往。伯夷叔齊勃然大怒曰：『吾鄉固清白世界也，豎子敢來相辱！』命左右擠齧出數十里外撲殺之。而延晉處士陶潛，以高風蕩滌狄羞穢，潛亦舍彭

澤令與夷齊交，稱莫逆焉。然潛性放誕，不能安，每越境與王無功游，夷亦不禁。梁武帝爲侯景所迫，逃入是鄉，伯夷不納，因叩頭力請，不肯去，卒免侯景之刃。夷懼爲天下逋^蒲逃藪^叟，爰集鄉人更^平訓典，嚴條約，日出數十人，要^腰於路以覘^占客。凡有聖賢豪傑，孝子忠臣，高人義士，辱親敝鄉，迎之致敬，無敢失禮；其爲賤隸鄙夫，亟撲殺之，里門之外。至於富貴庸人，亡命至者，亟遣之去，無辱唇齒。自是之後，游者日以衆，不得入者亦日以多。爲所致禮，周旋去來任意者，若唐韓愈、宋呂蒙正、范仲淹而外，代不過數人焉。近世士大夫，罕有得其門而入者也。

吾友黃越甫，嘗游是鄉，歸爲余言：「此中佳勝，非俗人所知。」余初未以爲然。年來偕越甫聯袂而往，未半途，覺道路險巖^義，若不可耐；復勉強前行，忽爾氣象更寬，別有天地。其山茫茫，其水淼淼^渺，渾渾噩噩^鶴，忘貧富貴賤，三光如飛彈，大塊如轉圜，俯視王侯卿相，不啻螻^樓蟻之尊，持梁齒肥，醉飽欲死，殊覺可憐莫甚焉！伯夷叔齊，皆爲余言：「是鄉來歷，及君子之至於斯者，且言彼未入時，虞帝

大舜及商臣傳說，悅膠鬲，隔皆流連是鄉；後又有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公，謁

吾徒而來請。蓋天將有意於是人，必先使閱歷是鄉，以增益之。二君其亦然乎？

余笑而不信，但樂鄉人不余拒也，輒數日一往。往則與夷齊上下議論，盤桓盡興而歸，深以為二人獨得之祕，恨王無功蘇子瞻之不獲從吾游也。士之不自菲薄，有志是鄉者，自行束脩，吾將誨焉。

志氣不為境移，心思不為題窘，乃有此文。

【註釋】【醉鄉】（唐書藝文志）皇甫松醉鄉日月三卷。（又王績傳）續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睡鄉】（蘇軾睡鄉記）云：

睡鄉蓋與齊州接。【王蘇二子】王謂王績，字無功，隋大業間，舉孝悌廉潔科，授祕書正字，歸種黍，酒自供，飲至五斗不亂，自

號五斗先生。蘇謂蘇軾，見王慶麟王安石蘇洵論。【伯夷叔齊】見顧炎武復庵記。【婆娑】往來行動貌。（詩陳風）子仲之子，

婆娑其下。【孔子去衛適陳】孔子去衛，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事見論語。【重違其意】重，難也。難違其意也。【驂

駕車之馬，在兩旁者。【曾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莊子讓王篇：「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

不製衣。」噲，音括。腫噲，顏色剝錯也。王叔之曰：盈虛不常貌。【子思】名伋，孔子之孫。（史記）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原思】

原憲，字子思，見袁枚書王荆公文集後。【於陵陳仲子】於陵，地名，在今山東長山縣西南。陳仲子避兄離母，處于於陵，三日不食，

耳無聞，目無見。事見（孟子）

【周亞夫】沛人，周勃子，封條侯。許負相之言，當餓死。後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尙方甲楯，可葬者，爲人所

告，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殿血而死。

【通侯】卽微侯也。漢避武帝諱，故曰通侯。微，列也。蔡邕獨斷：羣臣異姓，有功封者，

稱曰微侯。

【鄧通】漢蜀郡南安人，爲文帝幸臣。文帝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惟我，何說貧！」於是賜

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及景帝立，鄧通免，家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微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家盡沒入，尙負責數鉅萬，竟不

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賀賀】目不明之貌。（禮檀弓）有餓者蒙袂扶屨，履賀賀然來。

【陶潛】字元亮，初名淵明，稱靖節先生，知

彭澤縣，旋即解印去。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箠瓢屢空，晏如也。」

【彭澤】在今江西湖口縣

東三十里。

【莫逆】謂知己也。（莊子大宗師）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梁武帝】姓蕭名衍，爲侯景圍於臺城，不得飲食，遂餓死。

【侯景】字萬景，朔方人，爲西魏將。後降梁，武帝封爲河南王。旋舉兵反，圍建康，陷臺城，武帝以憂憤死。景尋篡梁自立，稱漢帝。陳霸

先與王僧辯合力討平之。

【無辱脣齒】猶言無使口稱道之而蒙其辱也。

【韓愈】字退之，作進學解以見志，有「冬暖而兒

寒號，年豐而妻啼飢」等語。又曾作送窮文。蓋亦曾處窮境者。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

之，頗淪頓窘乏。

【范仲淹】字希文，宋吳縣人。少貧，讀書長白山僧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

盡數十莖，啗之。見（湘山野錄）

【森森】大水貌。

【渾渾噩噩】安居循分，無所知識貌。

【大塊】地也。（莊子大宗師）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如轉圜】圜同圓，此言速也。

【持梁齒肥】梁，卽粟也。（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

肥。（注）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乃齧肥二字之誤，謂食肥肉也。

【大舜傳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

奚】（孟子告子篇）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注）舜耕歷山，三十登庸，是為有虞氏。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虞人，為秦穆公相。【自行束脩】（論語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脔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禮之薄者。

登泰山記 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北。

沈彤

字冠雲，號果堂，江蘇吳江人。力學窮經。乾隆間諸生，試鴻博不遇；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九品。著有果堂

集十二卷。

吳江有沈彤讀若者，好游而迂。自始冠去聲，尋泰山之勝概於羣籍，知其山

為五岳宗，北當京師，東瀕類海，南直河淮江，西阻太行杭，周三千餘里，疊嶂障層

峯，以百千數，高之里可五十；古帝王登封之臺，紀功德之碑，皆在焉；其神氣能降

生一人而道隆千古，其雲騰能不崇朝而雨徧乎天下；登其巔，不知二曜耀之高，

八方之大且遠；遂神游其中者一二十年。

彤雍正中客南陽而抵京師，道出太行之東，望泰山不能見，祇見其雲。明年，自京師歸，出泰山西麓，繞其南。後復聲去自大江抵京師，仍出其西麓，皆頗見其巔；巔上常生白雲，縷搖層覆，令人怡悅。然並以事阻，未及登。後復自京師歸，歸數年，年且衰，不復聲去敢發登山之興。

乾隆六年孟春，又將走京師求食，而執友陳醇叔官濟南，家弟薰亦在蒙陰，遂取道沂州，並訪之。既過薰，卽直趨濟南，行未半而泰山已巍然在望焉。彤心則喜，命執鞭者驅驢疾行，宿其麓；戒豎子以鷄鳴上山。中夜月色如晝。及期，披二羊裘，乘皮擔繩兜聲平子，並泰安城西而上。行五里，至一天門；又行二十里，至二天門，日乃出；又行二十里，至三天門；又行五里，至其巔。彤於是俯仰徘徊，縱覽六合，見夫天垂如蓋，如穹廬；日懸如燧，遂衆山斷續環拱，如礪如拳；川海縈迴，若帶與線。地邊角與天腰際，南北東西，曠無一方之障隔。於所謂古石封、秦篆碑、漢無字碑、唐磨崖碑、周觀聲去、秦觀、吳觀三峯、望海石、孔子崖、丈人峯諸勝，亦無不遊歷焉。

蓋昔所傳聞其概者，今乃目極而察之；數十年願見無從者，今乃不求而盡獲之；快意適觀，於斯爲極。抑念是山所降生之人，歇絕且二三十年，不知自今以往，終不復能如古邪？將神氣之鬱積已久，而卽能大有所發邪？沉吟未幾，而風起雲合，陰氣襲人，雨雪飄颻，一山愁慘。彤乃戴青氈辭去，則晴如初。因復俯仰旁矚者久之，至日昃乃下。其上下之道，在兩崖間，或起或伏，或平以直，或峻以曲，或臨淵，或跨而梁之。當三天門下六七里，尤斗絕，透委平聲迤以如羊腸，名「十八盤」。古謂之「環道」。其崖如峭砌切壁，高可百丈。自二天門以下，兩崖上皆植小松，道旁多杏花夾之。彤之上二天門，道殊濕。山人云：「昨夜曾大雨。」而下方不知。是夜仍宿南麓。明日，並山西溪澗屈折北行，路移境易，回顧諸峯，亦各異其態，要皆秀而傑。

又明日，過歷山，至濟南城，入醇叔官齋，卽爲文記其事，以貽同好。時二月望後五日。

李玉洲曰：殿閣中具千門萬戶，是其體勢。近代遊記，未能或先。

【註釋】

【吳江】縣名，今屬江蘇省。

【始冠】加冠於首日曰冠。古者男子二十，始行冠禮。

【五岳】東嶽泰山，西嶽華山，中嶽

嵩山，北嶽恆山，南嶽衡山，岳與嶽同。

【北當京師】京師，謂舊北京，故云北。

【東瀕海】海，謂黃海。

【南直河淮江】直，當

也。河，黃河。淮，淮水。江，長江。

【太行】山名，在河北省。

【帝王登封之臺】封，增高也。天以高爲尊，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帝王

封禪，必於泰山登封之。臺如萬歲臺等。（舊唐書）唐高宗登封泰山，詔名介邱臺爲萬歲臺。

【二曜】日月也。

【南陽】縣名，屬河

南省。

【濟南】今山東歷城縣。

【蒙陰】縣名，屬山東省。

【沂州】清府，今山東臨沂縣。

【皮擔繩兜子】山轎也。

【安】清州，今爲縣，屬山東省。

【天門】所謂天門者，各立二石，以表志之。凡自南麓登者，自岱宗坊四里至一天門，始入盤道。經水簾

洞迴馬嶺等坊，凡二十里，至二天門。再上經快活三里，五大夫松，小天門，十八盤，昇仙坊，凡十七里，至南天門，即三天門矣。六里至絕頂。

【六合】天地四方也。

【古石封】謂古人主封禪之地。（史記始皇紀）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淮南子）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

【秦篆碑】在玉女池上，西公署後，李斯書始皇二世頌德文。（潛確類書）泰山又有李斯小篆石，石函巖壁間，尙有數行可讀。

【漢無字碑】（潛確類書）「泰山絕頂，有秦皇無字碑。碑形廣厚四勻，上爲幢蓋，其石膩白而堅，非山所產，不解何力致之。」案史

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秦篆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乃令人上石，立之泰

山巔上，遂東巡海上。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無字碑是也。故無字碑，爲漢武帝所立，顧炎武考之最詳。

【唐磨崖碑】在

泰山頂東嶽祠。（潛確類書）「泰山上有磨崖碑，唐明皇八分書東封頌也。」案尙有一在崖石，刻唐蘇頌東封朝覲頌。

【周觀秦

觀吳觀三峯〔泰山記〕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望海石】在仙人橋畔。【孔子崖】在巖頂西南，又名吳觀峯。【丈人峯】在泰山頂，特出羣峯之表。【或跨而梁之】跨兩崖而建橋梁也。【歷山】在山東歷城縣南。

書侯振東

胡天游

振東，肅寧人，家貧，去爲縣卒，事令安懋修。懋修治好猛，或杖人枉，色然傍不可；數朔怒扑撲同，不可如故。懋修陰異之。振東短眇眇秒，視若冠冠汪，特負膽勇，能人所不敢。雖賤隸乎，常吒切陟嫁暗音去，思因事自立。

明之亡也，河北盜賊動數千；一日合攻肅寧，尤易其小，先播語守者：『城破且屠。』城中人多恐，獨振東進說說稅，令曰：『此喝阿過我也，當固守！』與懋修意合；卽日部衆拒賊。城東北隅守弱，振東請當之。望見其渠互平，坐馬上，振東私計賊視守卒數倍，保否不可知，莫若先擊殺渠，圍且解。便走白令，手礮擬渠，礮炸詐，傷振東股，股折。或勸其已，怒不肯。再發，果中渠；渠糜彌，餘立奔散。城中出追賊，斬

數十人。令以此益多振東方厚賜之。然賊去未兩日，而振東竟死。謂其人曰：『礮反激時，吾所忍死不仆，而必再舉者，欲誓翦賊以全吾城故也。』

摹寫壯士，呼之欲出，使盡如此縣卒，明室何至爲墟。

【註釋】

【肅寧】縣名，屬河北省。

【色然傍不可】色然，驚貌。傍不可，在旁以爲不可也。

【數怒扑不可如故】數，頻

數也。懣修數怒扑人，振東仍如前之色然傍不可也。一說振東數遭怒扑，而仍如故也。

【眇】一目盲也。一說，微細也。

【疴】疾病

之人也。《說文》跛曲脛也。一說，短小也。

【吒暗】發呼聲。

【此喝我也】言賊大言恐嚇我也。

【渠】賊首也。

【炸】火力暴

發，礮爲之裂也。【糜】爛也。

龍母祠記

胡天游

龍陽類，藏精而宅幽，其變化奇怪，吁風霆，入金石，微隱無閒，於是爲神。

蒲縣北四十里，羣山叢深，柏栝括倚密，晝匿漏景，影同夏飈標凌寒，中有洞，龍

常居之。洞口泉大掩車轂，下視沈沈；泉右有若戶，於宜切闕，樓入數十步，少寬

平，通朗如戶外。羣游者勇而前。益半里，陡斗豁大廈，所嫁切容百人。其上懸石紛垂，如杵處上聲如柱，如囊襍。卜其下蹲存犬一彘一龜一，龜左其首如刻印，彘據而飼。犬外矯如吠，爲杵，于杵圓同然爲几，几衡然爲鼓爲鈔調爲叩器爲牀爲筐篋，咸去聲中其狀。四照蒼青。霏霏非霧含，拂以裾，居沾若襲汗。聞大聲起於空中，衆盡恐已而愈幽唳，辰或如擊甌，聯爭疑龍所爲。方欲去，雲驟潼潼童合，不可得出。既還，問習乎山中者：龍不欲擾，擾且怒；禱而觀則喜。或見若委蛇同蜥錫蜴亦飛燕文蚌，惟所從化，出以媚示人。

夫龍固甚智。而靈於物，以不見爲德，其宅乎是，易所謂潛焉者也。其從風雲，布旱雨，待時以有功。且物惟無喜怒，故不可得而用。苟如所言，人於龍，猶將伺以所好而玩之，其又奚神焉！

子產曰：『我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何游焉者之擾與祈而喜怫費耶？
洞中景狀異列，多殊絕可觀，乃敍預游者姓名，使各賦詩以紀。

如讀周秦文字。

【註釋】【龍陽類】(埤雅廣要)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吁風霆】謂嗟歎之聲，成風霆也。【入金石】雖金石之堅，亦能入也。【蒲縣】屬山西省。【栝】木名，槐也。【晝匿漏景】此言當晝時，並不覺林中漏出之日光也。狀其陰森之極。【夏飈凌寒】飈，暴風也。凌，犯也。謂暴風忽起，人犯之而寒慄也。【轂】空其中以貫軸，輻湊其外，曰轂。【僂入】曲背以入也。【襍】裳削幅也。【外矯】矯，舉也。向外舉首作吠狀也。【杆】盛水器。【銚】燒器，釜之小而有柄有流者。【叩器】叩，擊也。鐘磬之屬。【篋】箱屬。【霏霏】(詩小雅)「雨雪霏霏。」霏，甚貌。【唳】鳴聲也。【甌】小盆也。【潼潼】高貌。(宋玉高唐賦)「洙潼潼而高厲。」【委蛇】蛇行着地，故曰委蛇。【蜥蜴】有四脚，似壁虎。【文蚌】蚌有紋，故曰文蚌。【易】所謂潛焉者也。【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我無求於龍二句】(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涪淵，國人請爲祭焉。子產不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吾獨何覲焉？讓之，則彼其室也。我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梅花嶺記

嶺在江蘇江都縣廣備門外，明州守吳秀濬河積土而成，因樹以梅，故名。史可法殉國後，人葬其衣冠於此。

全祖望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爲，集諸將而語去

之曰：『吾誓與城爲殉！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爲我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固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爲吾後。』吾上聲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固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刃，遂爲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門，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騶錄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錄目曰：『我史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勸之降，聲平忠烈大罵而死。

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寧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託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不克，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

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急呼麾下驅出斬之。嗚呼！神仙詭誕之說，謂顏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蛻，稅實未嘗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常留天地之間，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爲擊去蛇畫足」，卽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予登嶺上，與客述忠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卽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況冒其未死之名者哉？

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冢，亦以乙酉在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留骨穢地，揚人葬之於此。江右王猷定，關中黃遵巖，粵東屈大均，爲作詩銘哀詞，顧尙有未盡表章者。予聞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尙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女，守節亦出視之，大將豔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於大將之所逼也，莫敢爲擊去之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

北，當易姓之間，不能仗節，出疏糾之，豈知身後乃有弟婦，以女子而踵兄公之餘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異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在從祀之列，當另爲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也。

閣部就義，輿論不一；謝山去史不遠，見聞較確。簡末載及弟婦，亦可無南枝向暖北枝寒之憾矣。

【註釋】

【江都】縣名，屬江蘇省。

【督相史忠烈公】

見王猷定錢烈女墓誌銘。案可法，清予諡忠正。此稱忠烈，又有稱文

忠忠靖者，當是唐桂諸王所予之諡。

【史德威】山西平陽人。

【馬鳴騷】褒城人。

【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福王擢爲揚

州知府，可法依之。城破，緋衣坐堂上，遂見殺。闔家男婦，盡赴井死。清予諡忠節。

【劉肇基等】

肇基，字鼎維，遼東人。城破，率所部巷

戰，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汪思誠等皆死。肇基清予諡節愍，馬應魁等，俱予諡烈愍。

【和碩豫親王】順治元年十

月，清世祖命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帥師下江南。

【英霍山師大起】倪在田續明史紀事本末。義士馬弘圖、侯應龍、張圖

容、楊國士，起兵於霍山。弘圖倡言史可法實未死，衆信之，集兵數千，攻英山、霍山，皆下之；尋爲吳勝兆所破。

【陳涉之稱項燕】

（史記陳涉世家）涉曰：『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倡。宜

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

【孫兆奎】字君昌，吳江舉人。長興伯吳日生之起義兵於吳江也，兆奎

率衆從之，號孫吳軍。旋爲北帥吳勝兆所襲，軍敗被擒。

【白下】江寧縣舊有白下城，故稱白下。

【經略】以文轄武之大員，嘗掌

數路軍事。

【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洪公名承疇，福建人。崇禎十二年，總督薊遼軍務，清兵圍錦州，承疇援之，次松山，戰不利，

即走入松山固守。十五年，清兵拔松山城，承疇與總兵祖大壽，皆降於清。敗書聞，或傳承疇已死，帝驚悼甚，設壇都城，賜承疇祭十六，并

命建專祠。帝將親臨奠，已聞承疇降，乃止。

【恚】恨也，怒也。

【磨下】磨，旌旗也。經略治軍務，故稱磨下。

【太平廣記】顏真卿字清臣，德宗時爲太子太師。淮西李希烈反，真卿往諭，爲希烈所拘，欲降之，不屈，被殺。其後十五年，顏氏家僕至洛

京，於同德寺見真卿在佛殿東上坐，旋歸城西東北隅菜園中，僕隨之入，真卿付金十兩與僕，使作家費。後再至其處，但滿眼榛蕪，一無

所有。時人皆稱真卿屍解得道焉。

【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蛻】（宋史文天祥傳）天祥爲元兵所執，入燕，勸之降，不屈。被殺數日，其妻收其屍，面如生。（彭尺木與袁子才書）「昔文信公在燕獄，遇楚黃道人，受出世法，始得脫然於生死之際。故其詩云：

「誰知真黑難，忽遇大光明。」又云，「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斂手卽神仙。」其語具集中，可覆按也。」蟬蛻，蟬脫其皮，喻人之脫却臭

皮囊而仙去也。

【出世入世】出世，謂脫離俗界也。入世，謂生於世上也。

【爲蛇畫足】（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

【丹徒錢烈女之家】見王猷定錢烈女墓誌銘。

【江右王猷定】江右，謂長江以西之地。今稱江西省爲江右。猷定，字于一，詳見傳狀小傳。

【黃遵巖】陝西人。

【可程】（明

史史可法傳。公有弟曰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之理。王以可法故，令養母，可程遂居南京。後流寓宜興，閱四十年而卒。【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六句】（汪有典史八夫人傳）「八夫人者，姓李氏，宛平人，史文忠可法夫人之妹，公弟可則之妻也。可則早世，文忠公殉國難，八夫人奉太夫人居金陵。浙人厲紹伯者，嘗入文忠幕，軀貌類文忠，冒文忠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破無爲州。提督率省兵擒之，堅冒文忠名，衆莫辨。召三夫人識認，斥其妄，始吐實。而八夫人有國色，爲衆所窺。會金聲桓起豫章，禁旅往討，駐金陵。遼官聶三，媚少宰某，黷八夫人，強爲委禽。八夫人遣婢拒之，不聽；詈之，又不聽；須臾，一婢奉黑漆盤進，曰：『奉八夫人命，恣若所爲。』聶視之，則一髮髻一耳一鼻也，血淋漓滿漆盤。聶失措，急躍馬馳去。」按上所云，與此文互有同異，未知孰是。【兄公】（爾雅）夫之兄曰兄公。

書潘荆山

袁枚
見序跋

潘荆山諱兆，吾浙孝廉也；靜深有謀。浙閩總督滿保，辟^壁入幕府。康熙五十四年，臺灣反，以立朱一貴爲名。朱農家子，幼養鴨爲業，每叱鴨，鴨皆成伍，路不亂行，^杭鄉人異之。游民之無賴者，倡爲亂，擁一貴，據南路，殺守備及官兵二百。總兵

歐陽凱，副將許雲討賊，戰死，臺灣陷。

事聞，省城大震。時漏下二鼓，滿公不知所爲，登荆山牀爲訣，決哭聲烏烏。荆山披衣起，笑曰：『公止哭，賊卽平矣！臺灣賊皆烏合，何能爲？第兵機貴速，須盡此夜了之。』公曰：『如何？』曰：『公持印，荆山持筆，兩侍兒供紙墨，羣奴張燈聽遣，足矣。』如其言。書一牒，下中軍曰：『發兩標兵各千，五鼓集轅，旌旗器械戰船，缺者斬！』一牒下司道曰：『運糧若干，集廈門聽取；誤者，軍法從事！』一牒下府縣曰：『明早部院出兵，送者斬；各吏民安堵，毋動。』荆山每書牒，筆颯颯如風雨，畢一紙，請公加印，印畢卽發，未三鼓而部署定。荆山復解衣臥，呼來切臺大駭。

翰黎明拔營行，兩日至廈門。

時承平日久，兵不善，擊去聲櫓魯槳，公憂之。荆山下令傳呼曰：『凡海賈，古船能捐貨載兵者，與五品官！』有一賈奮前，卽褫癩守備蟒服與之；繼來者分給牌箭，豹豸雉繡補。衆賈大喜，爭自掉徒甲切船；船銜尾布列，兵依隊而上，不敢譁。花甲光

耀日，五日抵鹿耳門，賊大怖，以爲神兵從天而下，駭散無鬪者，互相攻殺。守紅毛城，僅十六人，誅之；進勦竹箐精城，禽朱一貴，檻車送京師；兵不血刃，糧不支給，凡七日而臺灣平。

滿公欲奏荆山功，荆山辭曰：「某性嬾，同非能吏事者也。賊平，仗國家威靈，不可貪天功，襲人爵，請事公終其身。」滿公卒，潘復佐浙督李公衛，以名聞。

臨變而措置裕如，荆山自是幹才。文寫得有聲有色，不拘拘於法而法自合。世有譏先生文近小說家言者，蜉蝣撼樹，多見其不自量也。

【註釋】【吾浙】袁枚，浙人，故云。

【辟入幕府】軍中張幕以居，故將帥所在曰幕府。辟，徵召也。

【朱一貴】見藍鼎元與

荆璞家兄論臺灣書。

【歐陽凱】漳浦人，任臺灣總兵官，爲朱一貴所圍，力戰死事，贈太子少保。

【訣】別也。

【轅】即車楨。

古王者巡行於外，以車爲藩，其出入之處，仰車以轅相向表門，故曰轅門。

【廈門】清廳，今福建思明縣。

【部署】猶言布置。

臺大鼾，鼾，睡聲也。（世說新語）許瑛上牀，便哈臺大鼾。

【褻】奪也。

【牌筭豹多繡補】牌，劄，功牌劄子也。豹，多繡補，清制

五品武官之服。

【鹿耳門】在臺灣縣西二十里，爲臺灣出入咽喉，兩岸皆築礮臺。今臺灣屬日本。

【紅毛城】當即紅毛樓。和

蘭人據臺灣時營此。今臺南城內鎮北坊。鄭成功時于臺南置府，曰承天，以樓爲火藥庫。

【嬾】（後漢書王丹傳）每歲農時，丹載酒

者，田間勤苦者勞之，其惰曠者恥不致。

【李衛】字又珩，初爲浙江巡撫，尋遷直隸總督，以感直稱。

記新疆邊防

乾隆時，新疆未建行省，值準部初平，回部時思變動，故設兵防邊。

紀 昉

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直隸河間人。爲四庫全書館總裁，曾撰目錄提要一編，分支別派，挈領提綱，世稱淹

博，官至大學士太子少保，卒諡文達。

戊子昌吉之亂，先未有萌也。屯

純平

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諱諸流人，置酒山

坡，男女雜坐。屯官醉後，逼諸流婦使唱歌，遂頃刻激變，戕殺屯官，劫軍裝庫，據其

城。十六日曉，報至烏魯木齊，大學士溫公促聚兵。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僅一百

四十七人，然皆百戰勁卒，視賊蔑如也。溫公率之卽行。至洪山口，守備劉德叩馬

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

餘人所能辦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瑪馬納斯河雖稍闊，然處處策馬可渡，無險

可扼；厄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線路耳。賊得城，必不株守，其勢當卽來。公莫如駐兵

於此，借陡斗崖遮蔽，賊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險下擊，是反攻爲守，反勞爲逸，

賊可破也。』溫公從之。

及賊既至，德左執紅旗，右執利刃，令於衆曰：『望其塵氣，雖不過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鬪，亦不易當。』去聲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着必反走，爾等各擊鯨槍，屈一膝跪，但伏而擊馬；馬逸則人亂矣。』又令曰：『望影鳴槍，則槍不及賊，火藥先盡，賊至反無可用；爾等視我旗動，乃許鳴槍，敢先鳴者手刃之。』俄而賊衆槍爭發，砰呼披耕切訇呼宏切動地。德曰：『此皆虛發，無能爲也。』迨鉛丸擊前隊一人傷，德曰：『彼槍及我，我槍必及彼矣。』舉旗一揮，衆槍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自相衝擊，我兵譟掃去聲而乘之，賊遂殲焉。織溫公歎曰：『劉德狀貌如村翁，而臨陣鎮定乃爾，參將去聲都司徒善應對趨蹌耳！』故是役以德爲首功。然捷報不能縷述曲折，今詳著之，庶不湮沒焉。

一守備耳，能知戰略。文能曲曲叙出，尤不負此奇功。

【註釋】【昌吉】縣名，屬新疆。

【屯官】乾隆朝，定準部後，大興屯田於昌吉，設官董理之。

【稿】賞勞曰稿。

【流人】流，

五刑之一，乾隆時，新疆初定，多安置謫戍罪人於此。【烏魯木齊】即清新疆省迪化府。【溫公】溫福，滿洲人，時爲鎮守都統。

不知兵，後死於木果木之難。【班兵】分班調駐，猶唐人之言番兵，更番調上也。【洪山口】在迪化縣城西北，天山支脈中斷處。

【守備】官名，位在都司下。【瑪納斯河】源出雜哈克里特山，北流折西，經昌吉縣西北境。【借陡崖遮蔽】洪山口有

陡起之崖，可藉以遮蔽。【亡命之徒】本係罪人，故云。【砮匄】槍彈聲也。【參將】官名，明置，爲總兵副總兵之貳，清因之，

位次副將，與今之上校相等。【都司】即都指揮使司，清代都司，爲四品武職，位次遊擊。

徠寧果木記

今新疆省疏附縣，古名徠寧。

鐵保

字治亭，號梅菴，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由吏部郎中，改翰林侍講學士，官至兩江總督，工書，著有

梅菴詩鈔。

崑崙踞西域之勝，世傳爲仙人出入之所，嘉樹珍果，萃於其地。徠寧地近崑崙，得其餘氣，多暖而少寒，以故果木之盛，甲於天下。桃、杏、葡萄、梨、棗、蘋婆、林檎、櫻桃，俱極香美，無論矣。桑椹甚大可徑寸，色白如玉，味甘如蜜。冰蘋婆尤爲異品，形如內地蘋婆，而瑩然無滓，子表裏照澈如水晶，味香烈而極甘，別城無此種。又有

所謂甌梲物者，似山東木梨而大，香如木瓜，以蜜漬麥之，甘酸如山查，而香過之，真異種聲上也。

嗚呼！以此珍果，如生于中土，移入神京，必能貢明堂，饗清廟，供上方之饌，擅華林之春；其次亦得為卿士大夫所共嘗，文人學士所爭賞。乃生於窮荒之地，食之者不知其味，珍品與羊胛甲同烹，名園與馬櫪歷為伍，物之不得其地，至此已極，不大可痛惜乎哉！或曰：『八埏延之外，人蠢春上而物靈，山川清淑之氣，多鍾於草木，以補人之不足。』是說也，余姑存而不論云。

珍品與羊胛同烹，名園與馬櫪為伍，言下何等感慨，借此一宣洩其不平，珍果為不虛生矣。

【註釋】【崑崙】山名，為亞洲最大山脈之一，在新疆西藏之間。【西域】玉門關陽關以西，葱嶺以東諸國，如鄯善于闐等，漢

以來，統稱西域，今新疆省地。【仙人出入】博物志曰：「崑崙縱廣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神仙之所集。」【蘋婆】亦稱

蘋果。【林檎】味甘酸，俗稱花紅，北方謂之沙果。【桑椹】桑實也。【甌梲】梨之別種。【神京】京師也。【明堂】王者受

朝賀之堂。【清廟】宗廟也。【供上方之饌】上通尙方，少府之屬官，掌供御器物，此言供人主食也。【擅華林之春】華

林園名，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洛陽故城內東北隅，魏文帝所起。言徠寧果木，如生中土，必能植華林園中，占一分春色也。【羊腓】
羊之背腓也，西域以羊爲常食品，故文云然。【八埏】埏，地際也。八埏，地之八際也。

書關橋老僧事

朱辰應

字載坤，號清谷，浙江秀水人，爲竹垞老人族孫。著有清谷文鈔。

里巷之俠，有尺寸之長，則思自表見於世。予讀徐文學觀所傳關橋老僧事，至奇；顧溷胡困切跡浮屠以老，何與？予夷考其行，去聲想見其爲人，蓋亦失志於時者之所爲也。

嗚呼！有明之季，戎政不修，而御下過急；試一不效，卽從而棄之。旣已無所歸，則往往頽墮放廢，老僧殆其流歟！惜乎老僧英略武備，僅見於關橋，而社稷已墮壞矣！——關橋，吾禾郡治東南之通衢也。——崇禎間，老僧偕其徒結廬駐錫，氣昂藏，不善作緇仄醫切。流態常終日危坐。有過之者，瞠撐目不起；問其出處，笑不應；鄉之人多忽之。

順治二年秋，大兵南下，游騎及關橋。老僧出所持杖，荷聲去以前，負橋而立。騎

至，厲聲叱之，不退，乃引弓射；聲入三射，三握其鏃，切作木兵刃交進，鼓聲四起。老僧迎

鋒前敵，擊殺數十人，騎皆咋聲舌驚去，戒弗犯。當是時，舉鄉人扶老攜幼，狐兔竄

伏，從葦聲茅中探首竊望，遙見老僧出門前鬪時，旌旂蔽空，甲楯森列，奮身搏

戰於白刃中，烟舒膽切爍鏢騰伏，左右衝突，所向莫當。鄉之男婦，罔弗戰慄流汗，拊

手叫號，聲平蓋自是無問知與不知，始歎老僧固非常人也。既免，各歸家，率老幼

然香禮拜，老僧笑不納。後數年，老僧出訪名山，竟不知所終。

或曰：『老僧嘗自號海涵，謂其徒曰月照，精拳棍，類少林家數。』或曰：『人

嘗從老僧游，道遇官兵，急不及避，俄營帥傳入見帳中，握手泣下，勞聲去苦如平生；

竊聽其語，若故爲軍官者，終莫得其真。』徐丈云。

予旣慨老僧溷跡浮屠，不克表見於世，而復惜徐丈有文，而行之不遠也，爰

節次紀之，以備外史氏采擇。

明末多異人，僧亦其一，英才之頽墮，由於廟廊用人之無術，文固慨乎言之。

【註釋】【丈】長老之稱。凡輩行尊者，通稱曰丈。如富鄭公稱范文正公曰范十二丈是。【溷】混雜也。【浮屠】佛教也。

【禾郡】清嘉興府，宋稱嘉禾郡，故名禾郡，今浙江嘉興縣是。【駐錫】（大智論）菩薩常用錫杖，故稱和尚所居之處曰駐錫。

【緇流】緇，黑也。僧衣色黑，故曰緇流。（盧綸詩）混跡在緇流。【鏃】箭頭也。【葦】蘆也。【少林】寺名，在河南登封縣少室山

北，元魏高祖時建。寺僧精拳術，稱少林派。【徐丈云】言以上皆徐丈所云也。

書吳重光事

朱辰應

吳重聲平光者，桐鄉之衙胥也，好聲去義任俠，亦粗知書。初爲衙胥，同事者分給

例錢，問所自，告以故。重光則頓足歎曰：『吾誤矣，此孽錢也；安所不得一碗飯，反

向地獄中求衣食耶？』擲直釋切諸地，亟聲入自棄其名，往鄉佃田耕作。而遇同事

因公下鄉者，輒以善言苦勸。及崇禎甲申初夏，重光方與弟理蠶事，有語燕市失

守者，遽棄筐問曰：『皇帝奈何？』曰：『聞亦與城同壞耳！』重光仰天號呼曰：『一

至此乎！小人革命，得遙伴皇帝，幸矣！』不告妻子，竟自經密室，硯底藏手書數字，則屬燭其弟，令世世子孫，毋入官也。

嗚呼！醴泉無源，芝草無根，如重光者，不誠爲天下之至寶哉！然人惟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方重光擲衙胥錢，遂去不顧，其命意固皎然矣。

明季有吳下名士某，授徒桐鄉，遠近侈言聲氣者，至其門，踵相接也。獨顏士鳳，張考夫兩先生，鄙其浮僞，息廉切險斥之；已而果驗。然則君子小人之分，固不必臨利害，遇事變，而可因微以知著者。微夫重光，其舍上聲生取義，蓋有素矣。孔子言成人見危授命，先之以見利思義，有以也夫！

一衙胥耳，而能見危授命，見利思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之謂矣。

【註釋】【桐鄉】縣名，屬浙江省。【衙胥】衙門之胥吏也，如前清書辦之類。【亟自棄其名】言自棄其在官之名也。清

制，胥吏列名於籍。【佃田】賃他人之田，而歲償其所種之幾分也。【燕市失守】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京師，帝自經於

煤山，皇后及宮人魏氏、費氏皆死之。【革命】言其命如草芥之賤也。【醴泉無源二句】醴泉，謂泉味甘如醴也。芝草，瑞草也。

【虞翻與弟書】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顏士鳳】桐鄉人。【張考夫】清之理學家，名履祥，明末諸生，居桐鄉之楊園村，學者稱

楊園先生，其學恪守朱子遺訓，實體諸人倫日用間。【見危授命】（論語憲問篇）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

見傳狀

吾母姓鍾氏，名令嘉，字守箴，出南昌名族，行九。幼與諸兄從先祖滋生公讀書，十八歸先府君。時府君年四十餘，任俠好客，樂施與，散數千金，囊篋蕭然；賓從輒滿座。吾母脫簪珥，治酒漿，盤壘雷間未嘗有儉色。越二載生銓，家益落，歷困苦窮乏，人所不能堪者，吾母怡然無愁蹙租郁切狀，戚黨人爭賢之。府君由是得復遊燕趙間，而歸吾母及銓寄食外祖家。

銓四齡，母日授四子書數句；苦兒幼不能執筆，乃鏤漏竹枝爲絲斷之，詰屈作波磔陟格切，點畫合而成字，抱銓坐膝上教之。旣識，卽拆去。日訓十字，明日令銓

持竹絲合所識字，無誤乃已。至六齡，始令執筆學書。先外祖家素不潤，歷年饑大凶，益窘乏。時銓及小奴衣服冠履，皆出於母。母工纂作管切繡組織，凡所爲女紅，工通令小奴攜於市，人輒爭購之；以是銓及小奴無襁藍褸縷狀。

先外祖長身白髯，冉平聲喜飲酒，酒酣，胡甘切輒大聲吟所作詩，令吾母指其疵。

慈母每指一字，先外祖滿引一觥；讀若數指之後，乃陶然捋勒鬚大笑，舉觴自呼。

曰：『不意阿丈乃有此女！』旣而摩銓頂曰：『好兒子，爾他日何以報爾母？』銓

穉不能答，投母懷，淚潞潞岑下，母亦抱兒而悲，簷風几燭，若愀情然，助人以哀者。

記母教銓時，組紉旬績紡之具，畢置左右，膝置書，令銓坐膝下讀之。母手任操作，

口授句讀，豆咿伊唔吾之聲，與軋軋札相間。去聲兒怠，則少加夏賈楚，旋復持兒泣

曰：『兒及此不學，我何以見汝父！』至夜分寒甚，母坐於牀，擁被覆雙足，解衣以

胸溫兒背，共銓朗誦之；讀倦，睡母懷，俄而母搖銓曰：『可以醒矣。』銓張目視母

面，淚方縱橫落，銓亦泣。少間，復令讀，雞鳴臥焉。諸姨嘗謂母曰：『妹一兒也，何苦

乃爾？」對曰：「子衆可矣；兒一不肖，妹何託焉！」

庚戌，外祖母病且篤，母侍之，凡湯藥飲食，必親嘗之而後進；歷四十晝夜，無倦容。外祖母瀕危，泣曰：「女本弱，今勞瘁過諸兄，憊矣。他日壻歸，爲我言。」我死無恨，恨不見女。子成立。」其善誘之！語訖而卒。母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閩黨媼同，亞，一時咸以孝女稱，至今弗衰也。

銓九齡，母授以禮記周易毛詩，皆成誦；暇更錄唐宋人詩，教之爲吟哦聲。

母與銓皆弱而多病。銓每病，母卽抱銓行一室中，未嘗寢；少痊，輒指壁間詩

歌，教兒低吟之以爲戲。母有病，銓則坐枕側不去。母視銓，輒無言而悲。銓亦淒楚

依戀，嘗問曰：「母有憂乎？」曰：「然！」然則何以解憂？」曰：「兒能背誦

所讀書，斯解也。」銓誦聲琅琅，然爭藥鼎沸。母微笑曰：「病少差矣。」由

是母有病，銓卽持書誦於側，而病輒能愈。十歲父歸，越一載，復攜母及銓，偕游燕

趙秦魏齊梁吳楚間。先府君苟有過，母必正言婉言規，或怒不聽，則屏息，俟怒

少解，復學去力爭之，聽而後止。先府君每決大獄，母輒攜兒立席前曰：『幸以此兒爲念！』府君數頷之。先府君在客邸，底督銓學甚急，稍怠，卽怒而棄之，數日不及一言，吾母垂涕扑撲同之，令跪讀至熟乃已，未嘗倦也。銓故不能荒於嬉，而母教亦益是以嚴。又十載歸，卜居於鄱婆陽，銓年且二十。明年娶婦張氏，母女視之，訓以紡績織紝壬事，一如教兒時。銓年二十有二年，未嘗去母前，以應童子試，歸鉛山，母略無離別可憐之色；旋補弟子員。明年丁卯，食廩餼，聲希去秋薦於鄉，歸拜母，母色喜，依膝下廿日，遂北行。母念兒輒有詩，未一寄也。明年落第，九月歸。十二月，先府君卽世，母哭瀕死者十餘次，自爲文祭之，凡百餘言，朴婉沉痛，聞者無親疏老幼，皆嗚咽嬰失聲。時行年四十有三也。

己巳，有南昌老畫師游鄱陽，八十餘，白髮垂耳，能圖人狀貌。銓延之爲母寫小像，因以位置景物請於母，且問：『母何以行樂，當圖之以爲娛。』母愀然曰：『嗚呼！自爲蔣氏婦，常以不及奉舅姑盤匱移爲恨，而處憂患哀慟間數十年，凡哭父、

哭母哭兒，哭女夭折，今且哭夫矣。未亡人欠一死耳，何樂爲！銓跪曰：『雖然，母志有樂得未致者，請寄斯圖也可乎？』母曰：『苟吾兒及新婦能習於勤，不亦可乎？』鳴機夜課，老婦之願足矣，樂何有焉？銓於是退而語畫士，乃圖秋夜之景：虛堂四敞，昌兩一燈熒熒，螢高梧蕭疎，影落簷際。堂中列一機，畫吾母坐而織之，婦執紡車坐母側；簷底橫列一几，翦燭自照，憑畫欄而讀者，則銓也。階下假山一砌，妻去花盆蘭，於何娜，那上相倚，動搖於微風涼月中。其童子蹲樹根，捕捉織爲戲；及垂短髮，持羽扇煮茶石上者，則奴子阿童，小婢阿昭。

圖成，母視之而歡。銓謹按吾母生平勤勞，爲之略，以進求諸大人先生之立言而與人爲善者。

真氣盈紙，予讀之輒爲泣然。

【註釋】

【鍾令嘉】

號甘茶老人，著有柴車倦遊集。

【南昌】

清府，今我府留縣，屬江西省。

【先府君】

謂父也。士銓父名

鑿，字適園，有奇節。

【簪珥】簪，首笄，連冠於髮者。珥，以珠玉爲耳飾也。

【罍】酒尊也。

【儉色】儉，不足也。

【四子書】大學

中庸爲曾子子思子所述孔子之言論語記孔子之言孟子記孟子之言故曰四子【鏤】刻也【詰屈作波磔點畫】詰屈

謂作書不便貌（晉書衛恆傳）「字勢云研桑不能數其詰屈」波磔點畫並書法也左撇曰波右捺曰磔（鄭元祐詩）「北面從師學

波磔」以筆者紙一起曰點（王羲之文）「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橫筆謂之畫【纂】織物似組而赤者【襤褸】衣服破敗

也【髻】髮也【酣】飲酒而樂也【疵】病也【觥】酒器【陶然】樂貌【愀然】不樂貌【組紉】條也薄闊

者爲組似繩者爲紉（禮內則）絺紵組紉【咿唔】書聲也【軋軋】機聲也【夏楚】夏榎也楚荆也教者所用以撻犯禮者

也（禮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哀毀骨立】（後漢書韋彪傳）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骨立醫療數年乃起【媼媪】塔父

曰媼兩塔相謂曰媪【爭藥鼎沸】言書聲琅琅然與藥鼎之沸聲爭響也【少差】小愈也【鄱陽】縣名屬江西省【母

女視之】言母不以婦視而以女視也【鉛山】縣名屬江西省【廩餼】餼禾米也科舉時生員之受餼者曰廩生所謂餼者

以銀代之【鄉薦】舉孝廉也【盤匝】匝盥器（禮內則）敦牟卮匝【母志有樂得未致者】猶言母心有所喜好而尙

未得償其願者【敞】顯露也【婀娜】柔弱貌

表微 表者明也明幽微之事也與奏議類之表不同亦雜記體也

彭紹升 見序跋

沈忠伯館於上津橋程氏司出納無苟與人交諾必誠行不蹈非禮予友汪

大紳亦授徒程氏，見而異之。曰：「子性邪？亦習而安之邪？」曰：「吾嘗聞教于黃先生若木矣。始吾貧且困，皇皇然如有失也，汲汲然常有求也。噫，殆矣！黃先生進而教之曰：『子毋然！吾語去聲子：吾昔常苦貧，一日糧不繼，將出門干人；步於庭，日方午，顧影忽自咤陟嫁切曰：咄都忽切！七尺男子，負圓履方，不自重，乃從人道去聲。一乞字邪！且我命固當死，出門將安之，遂閉門兀坐者三日，病且僵。忽聞叩門聲，彊上聲起，徐行啓門，則故人者引一力，儻粟兩斛，錢兩貫，入門而吁曰：吾過矣！吾過矣！吾固虞子之不以困告也，吾不意子之困至於斯也！扶予坐，呼力買薪煮湯與粥，盥而食寺之而後去。嗣是予常常閉門，然糧盡輒繼，亦不知何以致之也。子其勉之！』吾聞先生言，「知命之不可爲也，求者之徒自苦也。」而志定，至於今守之。」

又言「先生爲人坦白，善去聲誘人，習青鳥家言，爲人度鐸地，輒曰：「佳。」欲其子之速葬也。審向背，謹趨避而已；餽以金，不啓封，投之巖烏貢也中。子昏通，方與

人奔門無賀者，忠伯肅衣冠上上聲堂欲致禮，先生不顧，已而謂曰：「忠伯，爾亦如許俗邪！」忠伯謝不敢。或又言先生家於木瀆時，冒雨入城，輒著酌木屐，往還六里。或曰：「泥滑且顛。」先生曰：「吾腳頭有眼。」性喜茶，貯雨水數十罈，客至，拾松子烹而飲之。晨起東向坐，吸日華以爲常。既老，神明不衰，卒年八十餘。」

黃先生自是奇人，七尺男子數語，尤見操守。今貪邪亡道者，紛紛皆是矣，以此藥之，或可稍瘳乎？

【註釋】【汪大紳】名縉，號愛廬，江蘇吳縣人，諸生。著有汪子文錄。【黃若木】案黃之雋，字石牧，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若

木石牧音相近，疑即是。【皇皇然】皇皇，心不定也。【汲汲然】汲汲，不止也。【咤】叱怒也。【咄】驚怪也。【負圓履

方】昔人謂天圓地方，故稱立在天地之間，曰負圓履方。【一力】爲人役者曰力。（陶潛書）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青鳥家

言】秦青鳥子著青鳥經，所言皆堪輿術。【罈】汲瓶也。【日華】日之精華也。道家每于晨間向日呼吸，是爲吸日華。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方正學見陳宏緒書淮陰侯列傳後。祠近墓，在南京中華門外山上。

姚 鼐 見碑誌

天地無終窮也，人生其間，視之猶須臾耳。雖國家存亡終始數百年，其逾於須臾無幾聲上也。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凡人所以爲人者，則貫天地而無終敵，故不得以彼暫奪此之常。

昔明惠宗之爲君，成祖爲臣，自下逆上，篡取其位。當時忠義之士，抗死不顧，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此貫天地不敵之道也。天地是非之理，閒聲去不與禍福相附。楚商臣、匈奴冒墨頓突皆身享大逆之所取，而傳之子孫。當其造逆之日，亦安知無仗節死難聲去之臣於其間，而古記或略而不傳，要之忠義之氣，自合乎天地，士固不必以名傳也。而靖難之事，於今爲近。方正學先生，本儒者之統，成殺身之仁，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而後人每讀其傳聲去，尤爲慷慨悲泣，而不能自己。成祖天子之富貴，隨乎飄風；正學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此豈非人心之上通乎天地者哉！

明萬歷時，南京士大夫，始建正學祠於其墓前，至國朝數經修飭，今祠宇又

已久敝矣。江寧巡道歷城方公昂，其先金華人，正學之族子也。來謁祠下，因亟修治其漏壞，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旁屋三楹，以便守者之居，而壯祠之觀。歲月久遠，或更有視其敝，感正學之誼而來修者，公乃請余爲記以待之。嘉慶二年秋七月，桐城姚鼐記。

正學心事，揭而出之，富貴飄風之喻，令人榮利之心，爲之一淡。

【註釋】【明惠宗成祖】惠宗，卽建文帝，名允炆，太祖之孫。成祖名棣，太祖第四子，封燕王。建文元年，燕王舉兵反，上書於朝，指

齊泰、黃子澄爲奸臣，請入清君側。遂自署官屬，稱其兵曰靖難。陷京師，惠帝祝髮遜去，或曰焚死。燕王遂自立爲帝。【楚商臣】（左

傳文公元年）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平而勿敬也。』

從之。江平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匈奴冒頓】（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單于

曰頭曼，有太子名冒頓。冒頓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

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自射其愛妻，左右之不敢射者，斬之。居頃之，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

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萬曆】明神宗年號。【巡道】清設

分巡兵備道，簡稱巡道。【歷城方公昂】歷城，今山東歷城縣。方昂，其先爲金華人，遷至歷城者也。案正學爲寧海人，亦非金華。

【金華】縣名，屬浙江省。【嘉慶】清仁宗年號。

羅臺山逸事 臺山，名有高，江西瑞金人，乾隆乙酉舉人，有尊聞居士集。

樂 鈞 字元淑，號蓮裳，原名宮譜，江西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著有青芝山館集。

羅臺山有高，江右人嘗舉孝廉，不汲汲仕進，抗志讀書，以博雅聞海內。能拳勇，善擊劍，風流雋爽，殊有奇氣。好購買古器鼎彝權律之屬，充列几案。又好蓄奇石，有奇章南宮之癖。數千里外，獨行無僕從。嘗慕蜀中瞿塘灩澦瀨，峨眉眉劍閣山水之雄險，束裝獨游。比返，載石盈舟，如百萬金寶，壓舟欲沉墜。處石以囊，其上者囊以縑帛，坐舟中捧運摩挲，終日不休。

舟子竊窺視，以為財也，夜相與謀，議殺客而分其有。舟子四：一老翁，其二為翁子，一為傭者。二子及傭者竊竊語，翁入問，初皆祕之。翁詰不已，始以所謀告。翁驚曰：『噫！烏乎可？』二子曰：『厚利也，且易而無禍，何患焉？』翁不能止，歎息去。時羅已寢，忽驚覺，袖而占之，知有殺機，潛起屬耳，察之審，還就枕。

後數日薄暮，舟泊荒江叢葦間，其儕請曰：『今者享神介福，願以餞

餘爲客壽，客其無辭！』羅曰：『甚善。』舟子喜，以酒肴進。羅知其酒煇也，

置不飲。舟子陰異之，然欺其獨，夜度無所避匿，亦不固強。羅自出紹興釀一瓮，

傾杯大嚼，瓮幾傾，僞醉據榻滅燭寢。頃之，二人各秉炬持刀入，刀晃晃

如霜雪。一人舉刀就枕下，悉力斫之，覺有異，驗之非人，蓋捲被爲之，如酣臥狀。

相與大駭，搜索聞羅在別艙，呼曰：『余在此。』一人奔之，忽飛一石起中腕，

腕傷刀落，二人次至，亦如之；遂突起擊三人，俱仆，拽而疊之，拾刀擬其項，

笑曰：『余能前知，安得犯余。余無金，亦無點金術，爾曹何利焉？姑與爾曹戲，故不

洩也，亦藉以殲厥敗類，聊逞余志。』

三人哀呼乞命，翁亦來蹠請，羅麾之起曰：『翁無罪也，毋恐！』翁泣曰：『三

人者，罪固不宥，然老朽之嗣，斬於是矣，幸仁人寬假之！』羅從容擲刀曰：

『爲翁故，貸爾曹死，亟革乃心，脫復故態，必血吾刀矣。且孤蹤遠涉者，類能

自保如某。猶其季指耳。遇之，悉當善視，毋自取戾，搖尾態不足常恃也。』衆唯唯。
切韋委 於是共疑羅神人，奴僕事之，訖於既，不敢有貳。

寫臺山處，如見其人，序次無支詞，蔓語繞其筆端，非得龍門絜字訣者，不能爲此。

【註釋】【拳勇】管子：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則告有司。【鼎彝】彝，宗廟常器也。（左襄十九年）取其所得，

以作彝器。【權律】權，稱錘也。律，六律也。（爾雅釋器）律謂之分。（注）律管所以分氣。（史記律書注）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爲

之。【奇章】牛僧孺，字思黯，唐鴉鵲人，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爵奇章郡公。（長慶集）奇章公嗜石，石有大小，其數四等，

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南宮】米芾，字元章，號海岳外史，宋史作吳人。案

芾本襄陽人，而寓居京口。其母侍宣仁后藩邸，芾嘗奉詔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書畫，故世稱米南宮。性好石，無爲州石狀奇醜，芾見大

喜，具衣冠拜之，呼之爲兄。【癖】有所專好謂之癖。【瞿塘】即瞿唐峽，在四川節泰縣東，或謂之廣溪峽，三峽之一也。水勢湍急，

舟行甚險。【灩澦】瞿唐峽，爲三峽之門，兩岸對峙，中貫一江，灩澦堆正當其口，於江心突兀而出。（水經注）白帝城西有孤石，冬出

水十餘丈，夏即沒，秋時方出。諺云：『灩澦大如象，瞿唐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蓋舟人以此爲水候也。【峨眉】山名，在

四川峨眉縣西，有大中小之別。【劍閣】劍門山，亦曰大劍山，在四川劍閣縣北，一名梁山。兩山相連，飛閣通衢，故名。【囊以縑

帛】縑，絹之細密者，謂以縑帛爲囊而盛之也。【蔥】畏懼也。【屬耳】屬，附著也。【介福】介，助也。（詩小雅）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餽餘】祭畢食神之餘。【瓮】同甕，器也。【炬】束葦以燒也。【晃晃】明也。【腕】臂之下端，與手掌相連處。【拽】拖也。【項】頸也。【點金術】（列仙傳）許遜，南昌人，晉初爲旌陽令，點石成金，以足進賦。【故不洩也】洩，漏泄也。言不明言其爲石也。【貸】寬免也。【季指】小指也。【戾】罪也。【搖尾態】謂乞憐之狀，如犬之搖尾也。【訖於既】訖，至也。既，終也。

記閩安壯士

陳庚煥

閩安壯士者，閩南某郡人，流寓閩安鎮之近山。家食指當中農，環山種植，結廬其中，無鄰並。壯士善索綯，陶衣食粗饒，義性亢直，遇不平，輒義形於色。

時劇盜劉楚橫行江上，鄉民莫敢指目。壯士嘗就里人治海船，白梃，訂索，會

有言楚輩淫掠，略狀者，壯士憤甚，且索且詈曰：『奴輩夷居江麋，迷非有宋江楊

么梁山灤，泊洞庭之阻，直囊中物，探手可取耳！將吏木偶，坐令猖獗，昌乃爾

耶？楚聞之，大恚，胡使人謂壯士：『吾輩囊中物，夜且造，去廬聽若探手取

也。』衆爲壯士危，勸令人謝過結歡，壯士夷然若不聞也者。晚歸適暝，黑其家。周垣頗峻，前闢圭竇，豆乃敞，廠闔扇滅燭以俟，俾其婦率弟婦子婦居守，凡三人。壯士率一弟一子一傭人，持數炬散伏林麓，各當一面。偵貞盜已登山，則布簽椽杙，弋斷聲上盡徑路，縛炬林外，遙令相接，作常山蛇勢，而缺其一面。盜數十人，瞰苦其戶，洞開而正黑，闖曲城切若無人，相顧叵測；久之，一人奮挺彘，讀若進，兩少婦夾門伏，棒齊下，遏其挺不得動。壯士婦挺從中出，仆其人；繼進，再仆。羣盜謀，聲去莫敢前。壯士度鐸盜且束手，則撻窗金舉燎，料火光四起。盜既深入中伏，倉皇扶傷，從圍缺處奪徑走，於是守者伏者，合隊譟逐，山鳴谷應，光影蒙雜，草木皆兵；而林密徑黑，枯枝朽槲，厥在處發難。去聲羣盜顛躓，致狼狽，具竄去。鍾叟德霖云：爾，蓋乾隆三、四十年閒事也。

其後新制府至，問楚輩所居，怒曰：『所隔衣帶水耳，何久不時得？』責將吏，期必獲。隸卒莫得爲之窟穴，遂就縛。壯士長子孫焉。

壯士一家禦賊，可與李穆堂集中所記崇義呂尙義並稱。而敘次緊峭生動，直逼盲左。

【註釋】

【閩安鎮】在福建閩侯縣東。

【近山】俗呼穆縫山。【家食指當中農】謂家食者七人也。（孟子萬章）上農

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無鄰並】鄰並，猶鄰比也。

【索綯】絞繩索也。（詩爾風）宵爾索綯。

【椀索】椀，俗碗字，鎮舟石也。今亦謂鐵錨曰碗。椀索，謂繫椀之索也。

【江蘆】水草之交曰蘆。

【宋江】淮南盜魁。宋徽宗宣和

二年，宋江掠諸郡，為張叔夜所擊降。

【楊么】宋時大盜，據洞庭湖。高宗紹興五年，為岳飛所破。

【梁山濼】今山東東平縣西南，

有梁山泊，即宋江所據。

【洞庭】在湖南岳陽縣西南，為湖南大澤。

【夷然】安然也。

【布簽椽杙】布，分布也。簽，同籤，竹片

也。椽，擊也。杙，繫也。即小木椿。蓋以斷盜歸路也。

【常山蛇勢】（孫子）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中則首尾俱

應。【叵測】謂不可測也。

【搥金】搥，撞也。金，鑼屬。

【翠燎】燎，火也。

【朽檝】檝，斷木也。

【衣帶水】（南史陳後主

紀）隋文帝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

韓蘄王甲鏡記

蘄王，名世忠，字良臣，宋延安人。驚勇絕人，為南宋名將。高宗時，封福國公，旋改潭國公，旋又封成安

郡王。既卒，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時，追封蘄王，諡忠武。

陳庚煥

有鏡徑三寸，紐廣踰半寸而扁，裁與邊平；紐之上下，鑄隸書「世忠」二字。鏡未入土，無土花。鏡背緣邊文，閱年久，半蝕，食而鑄字以下于邊紐獨完。前平南令黃耦賓甫得之臨安。考古畫圖，且據鄭康成左氏傳兩聲盤鑑注，定爲宋斬其國忠武王甲鏡，摹于冊以索題。吾宗建昌司馬秋坪平子曰：「古有勒名戈矛者，不聞以鏡。王志不忘喪，去聲元此鏡所以識志也。」嘻，得其微矣！抑余因有感焉。

始相檜本諷鄂國忠武王，搆殺王，鄂國不從，是以不免。向使檜欲陷王，不以屬鄂國，而以啖思張俊輩，則王遘禍且先鄂國，王之名亦且與鄂國爭烈。今之見是鏡者，當何如咨嗟涕濡，儒切齒於賊檜也！又使厥後「莫須有」之獄，檜能以王一言而解，則湖上跨驢者，當不獨一清涼居士，而鄂國高風逸致，亦祇與王輝映湖山，安能憤動萬古，使兒童走卒，咸得奮椎於鐵檜也哉！從古小人禍君子愈烈，則君子愈重；檜不能用王言舍鄂國，而能用鄂國言舍王，是檜之幸，非王之幸也。卽其不用王言，卒戕祥鄂國，亦檜之不幸耳，豈鄂國之不幸哉！

是鏡流落人間六七百年，卒得博雅好古如平南君者，表而出之；而建昌使去聲君，又能因其鏡而見其心：一念之忠誠，其不可卒揜也如是乎！

王有德於吾鄉，而吾鄉李忠定所得士也。郡人舊繪王戎服像，祀於九仙山野意亭；亭圯，瘡祀久廢。今三山方修忠定公祠墓，竊謂宜肖王及鄂國像，偕宗留守張招撫諸公，配食於祠，以見忠定之得人，且無忘先民之報德，在我桑梓，禮亦宜之。建昌平南，懷古情深，力足以贊是議，當不徒歌詠是已矣。因併記之。議論皆以翻空出奇，而用筆亦如鏡之開函，刀之出匣。

【註釋】【紐】系也。（淮南子）「龜紐之璽」，謂璽之提系，上刻龜形，而下穿孔，容組綬者。【臨安】縣名，屬浙江省。【鄧康

成】名玄，漢高密人，從馮融受學，爲東漢經師。著書凡百餘萬言，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人。所著之書今存者，有毛詩箋，周禮儀禮禮記注等。【左氏傳兩鞶鑑註】（左莊二十一年）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註）鞶帶而以鑑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爲然，古之遺服。又

（定六年）「定之鞶鑑。」註同。案鑑，鏡也，據鄭注故知爲甲鏡。【不忘喪元】元，首也。（孟子滕文公）勇士不忘喪其元。【檜

姓秦，字會之，宋江寧人。政和間登第。靖康初，爲金人所捕；高宗時，脫歸。後爲相，力主和議，殺岳飛，竄張浚趙鼎，主戰之臣，誅劔殆盡，和議遂成。【鄂國忠武王】岳飛，字鵬舉，宋相州湯陰人。官至太尉，加少保，爲河南北路招討使，屢破金人，後爲秦檜所害而死。孝宗時，

追封鄂王謚武穆後改謚忠武。【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南渡後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爲名將然心術

迥殊岳飛冤獄韓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莫須有之獄】岳飛下獄韓世忠心不平詣秦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

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湖上跨驢】世忠深以和議爲不然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帝不

聽因連疏乞罷。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縱遊西湖以自樂。【清涼居士】世忠解兵罷政臥家凡十

年。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王有德於吾鄉】高宗時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

宣撫副使世忠領步兵三萬水陸並進連日夜併攻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

無辜。』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李忠

定】李綱字伯紀邵武人靖康初爲兵部侍郎金人來侵力主迎戰被謫高宗即位首召入相力圖恢復黃潛善等阻之七十餘日而罷

平於福州謚忠定。【九仙山】在福建閩侯縣城內東南隅。【三山】九仙山冶山烏石山皆在城中故郡有三山之名。【宗留

守】名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爲東京留守李綱所薦拔也。【張招撫】張所青州人李綱入朝薦充河北招撫使將佐官屬許自

辟置因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及綱罷相落職安置嶺南旋卒。【桑梓】見藍鼎元與荆璞家兄論臺變書。

病梅館記

龔自珍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溪，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爲美，直則

無姿；以敬欺爲美，正則無景；影同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殫梅病梅爲業以求錢也。梅之敬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春上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穉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櫻租翁切縛；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卽孟子杞柳之旨而推闡之，滿腹牢騷，借此抒寫。

【註釋】【龍蟠】南京之鍾山。諸葛亮曾有鍾山龍蟠石城虎踞之稱，當卽指此。

【蘇州】清府，今江蘇吳縣。

【鄧尉】山名，

在吳縣西南，漢有鄧尉者隱此，故名。山多樹梅，花時一望如雪，行數十里，香風不絕。（見一統志）

【西谿】（葉廷琯鳴陂漁話）「武

林西溪梅花最深處舊稱花海。武林山名，在杭縣西南。【敲】傾側也。【緹】糾人之失曰緹。【歿】同夭，斷殺也。【解其櫻縛】櫻梅者以櫻線縛梅，使之或曲或敲，以求悅於人，故解之。【詬厲】詬辱罵也。厲病也。此可作嫌惡解。【貯】積而藏之也。

嬰礎課誦圖序

嬰，楚人謂姊曰嬰。楚辭：「女嬃之嬋媛兮。」礎，同砢，搗衣石也。文體爲記類事，與序跋類體不同。

如蘭亭序、滕王閣序等皆是。

王

拯

字定甫，廣西馬平人。道光間進士，官至通政使。著有龍壁山房文集。

嬰

須礎

課誦圖者，不材拯官京師日之所作也。拯之官京師，姊劉在家奉

其老姑，不能來就弟養。今姑歿矣，姊復聲去寄食寧氏姊於廣州，阻於遠行。拯自始

官日蓄志南歸，以迄於今，顛頓荒忽，瑣屑自牽，以不得遂其志。

念自七歲時先妣歿，遂來依姊氏。姊適新寡，又喪聲去其遺腹子，熒熒窮獨處。

屋後小園數丈餘，嘉樹蔭之。樹陰有屋二椽，傳姊攜拯居焉。拯十歲後，就塾師學，

朝出而暮歸。比避夜，則姊恆執女紅，同工鉤一鐙，使拯讀其旁。夏苦熱，輟夜課。天

黎明，輒呼拯起，持小几就園樹下讀。樹根安二巨石，一姊氏擣衣以爲砥，一使拯坐而讀。日出，乃遣入塾。故拯幼時，每朝入塾，所讀書乃熟於他童。或夜讀倦，稍逐於嬉遊，姊必涕泣告以母氏劬勞瘁死之狀；且曰：『汝今弗勉學，母氏地下戚矣！』拯哀懼，泣告姊，後無復爲此言！

嗚呼！拯不材年三十矣。念十五六時，猶能執一卷就姊氏讀，日惴惴之瑞切於

悲思憂戚之中，不敢稍自放逸。自二十後出門，行身居業，日卽荒怠，念姊氏教不可忘，故爲圖以自警，冀使其身依然日讀姊氏之側，庶免其墮棄之日深，而終於無所成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秋九月，爲之圖者，陳君名鑠，爲余丁酉同歲生也。情真語摯，神似震川。

【註釋】【不材】謙詞。【姊劉】姊適劉氏。【寧氏姊】拯姊之適寧氏者。【廣州】清府，今廣東番禺縣。【顛頓】顛

連困頓也。【荒忽】不經意也。【瑣屑自牽】爲瑣屑之事所牽縛也。【熒熒】單獨也。【箠】籠也，以籠殺火也。

頌贊

信陵君頌

儲大文

字大雅，宜興人，康熙辛丑會試第一，官庶吉士，精輿地形勢之學，著有存研樓文集十六卷。

念不獨生，乃令趙亡。是心也，可以卻秦軍，可以謝魏王，可以全活郢寒，

丹可以安危大梁，可以奔走侯朱毛薛，可以橫絕黃呂原嘗。是心也，晉鄙洞椎而

不能怨，如姬効死而不能忘，黃河迅疾而不能徙，函谷牢閉而不能當，婦人不伐

性，醇酒不腐腸，暴秦夷廟不加損，炎漢守冢不加張。是心也，宰六合，互八荒，薄博

兩儀，昭三光。豈直公子也，彼約車數十乘，夫皆抱關之後勁，賣漿博徒之前行，

可以續李同，啓唐睢，激荆軻，而笑舞陽者也。

通篇用七陽韻，能令讀者不覺其受韻之拘束，由氣盛也。昌黎韓氏曰：氣之盛者，言之短長高下皆宜。吾於斯文，信然。

【註釋】【念不獨生乃令趙亡】（史記信陵君傳）秦昭王圍邯鄲，平原君求救於魏公子，數請魏王救趙。魏王畏秦，終不聽。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欲借賓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

【魏王】安釐王也。

【全活邯鄲】邯鄲

趙都，故城在今河北邯鄲縣西南。此指救趙事。

【大梁】魏都，故城在今開封縣。

【侯】見湯斌重修信陵君祠記。

【朱毛薛】

見彭士望九牛欄觀角觝戲記。

【橫絕黃呂原營】黃，黃歇，封春申君。呂，呂不韋，封文信侯。原，平原君，即趙勝。營，孟嘗君，即田文。四

人皆好士，橫絕，即超過之意。

【如姬効死】

侯生語信陵君曰：『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如姬父爲人所殺，公

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請如姬盜虎符，如姬必許諾。』後如姬果盜符與之。

【黃河不能

徒】秦王政二十一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其城，始開河隙。

【函谷不能當】

函谷見侯方域王猛論。魏安釐王三十年，信陵

君敗秦將蒙驁於河外，乘勝逐之，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

【婦人不伐性醇酒不腐腸】

見湯斌重修信陵君祠記。此

言醇酒婦人，不能損傷之也。

【暴秦夷廟不加損】

夷，滅也。言秦雖滅魏，夷其宗廟，信陵不爲損也。

【炎漢守冢不加張】

不加張者，不因其大而加大也。見重修信陵君祠記。

【互】竟也，言物之延長，自此端竟彼端也。

【八荒】八邊也。

【兩儀】天地

也。【豈直公子也四句】言不特公子爲賢，即數十乘之客，皆可爲侯生毛薛之後勁前行也。

【李同】（史記平原君傳）李

同說平原君，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得卒三千人，與之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按同本名談，太史公爲父諱，故曰同也。

【唐睢】

（戰國策）安陵君使唐睢使於秦，秦王謂唐睢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唐睢對曰：『安陵君受地於

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啓，猶言開端。

【荆軻】衛人，其先乃齊人。從於衛，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

卿。燕太子丹使之刺秦王不成而死。

【舞陽】燕之勇士，姓，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荆軻至秦，秦舞陽爲副。

哀祭

施烈婦哀詞

有序

張大受

字日容，長洲人。康熙己丑進士，授檢討，督學貴州，卒於官。著有匠門集。

吳縣洞庭東山烈婦施氏，年二十，歸吳某。越四年而寡，姑謀奪其志。婦爲去聲夫立後，又拮精居据居葬其先三世喪。歲臘設奠筵，作自敘文絕命詞，遂自縊。某聞而哀之，因系以詞曰：

婦才行秀如蘭閒兮，婦節義屹義訖切如山兮。夫早逝髮若菅蕞兮，姑不諒心可剗烏桓切兮。立兄子無餒如奴罪魂兮，葬爾祖慰九原兮。殺其身璧迺完兮，垂以言日不刊看兮。天昭昭忽昏昏昏同兮，人懍懍各濟濟刪兮。湖之澱澱殺血爾斑兮，山之宮神爾安兮。時有祭潔芷止蘩繁兮，巫有招捐珮環兮。婦正氣塞乾坤兮，婦清風奮懦頑兮。

詞哀而悲，騷之餘也。

【註釋】【吳縣】屬江蘇省。【洞庭東山】吳縣西南太湖中，有東西洞庭二山。東洞庭名莫釐山，西洞庭名包山。【拮据】

手口交作，備極辛勤曰拮据。（詩幽風）予手拮据。【蘭】蘭也。（詩鄭風）士與女，方秉蘭兮。【菅】草名，如茅，秋開青白花。【剋】

用刀宛轉以取之也。【無餒魂】餒，餓也。言有後嗣，則鬼得血食，魂魄可無餓也。【九原】猶九京，謂墓地也。（禮檀弓）趙文子

與叔譽觀乎九原。【殺其身璧迺完】言自殺其軀，其節始全，如白璧之完好也。【垂以言日不刊】楊慎曰：「劉歆答揚

雄，「歷諸日月，不刊之書，」句，言作自敘文絕命詞，則如日之爛然，永不滅也。【天昭昭忽昏昏】昭，明也。昏昏，昧也。言天道

本昭明，今何忽昏昧而使之死也。【人懷懷各濟濟】懷懷，敬也。濟濟，涕流貌。言人皆敬其志而哀其遇，不禁涕下也。【湖之

澱血爾斑】湖，太湖，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澱，水聲。言湖中水聲，自我觀之，髮髯爾斑然之血淚也。【時有祭潔芷蘩】芷，香草

也。蘩，草名，俗名白蒿。二者均可用以祭祀。【巫有招捐珮環】古者女巫，掌以舞降神。招，招魂也。捐，棄也。珮環，婦飾也。言婦當如生

時，不事修飾也。【清風奮懦頑】（孟子萬章篇）「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言婦之清風，足以奮起懦頑也。

祭妹文

袁枚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時雖旣奇，夢幻想，寧知此爲

歸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貞，遇人化切品鄙離，致孤危託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

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差癡肩而坐，愛聽古人節

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余捉蟋悉蟀蟀，率

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炯然赴目。

予九歲憩書齋，齊同汝梳雙髻，計披單縑兼來，溫緇衣一章。適先生參涉加戶入，聞

兩童子音琅琅，郎然不覺莞宛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

記之。予弱冠聲去，聲去粵行，汝掎几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

家瞠擇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聲去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

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田膺，思之淒梗，古杏切如影歷

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嬰伊媿倪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

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

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嬾，奶仗汝扶持；家中文墨，徒結切眈汝辦治。聲平

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嫵，慙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

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聲上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

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七益切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

小差，聲猶尙殫，抱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讀如官野史可喜可愕之

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聲平從何處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悞，綴

已極，阿嬾問「望兄歸否？」強聲上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決心知不

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

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即遊，亦尙有幾，聲上許心中言，要汝知

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

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

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去聲惟汝之窀穸，屯尙未謀耳。先塋營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寧汝於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塚，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習西望樓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通生汝死後，纔周晬粹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

嗚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昌黎祭十二郎文，歐陽瀧岡阡表，皆古今有數文字，得此乃鼎足而三。

【註釋】【素文】名機，別號青琳居士，爲袁枚第三妹。【上元】清縣，屬江寧府，今併入江寧縣，屬江蘇省。【簫夢】（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二曰簫夢。【一念之貞】枚所撰女弟素文傳云：『先君與如皋高氏，指腹訂婚，寄金鎖爲禮，時妹未周歲也。後十餘年，高氏使人來曰：『某子病，不可以婚，願以前言爲戲。先君猶豫，妹侍側，持金鎖而泣，不食。繼高氏復使人來曰：『婿非疾也，有禽獸行，故讒言辭婚，賢女無自苦，妹聞如不聞，竟適高氏。高眇小，儂而邪視，蹀屣佻險，非人所爲。索奩具爲狎邪費，不得，則手掐足踐，燒灼之毒畢具，姑救之，毆姑拆齒。輸博者錢，將負妹而鬻。妹見耳目非是，告先君。先君大怒，訟之官而絕之。妹歸，侍母倚兄以終。』【遇人訛離】訛，別也。（詩王風）有女訛離，嘒其歎矣；嘒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差肩而坐】差，次也。以次並肩而坐也。【蟋蟀】一名促織，有薄翅，全體褐色，善鬪。【憬然】遠也。【髻】總髮也。【縑衣】詩鄘風篇名。【爹】開也。【琅琅】書聲。【莞爾】小笑貌。【則則】驚歎之聲。【粵行】枚年二十一，省叔父健馨公於廣西巡撫金鉉幕中。金一見異之，卽舉枚應鴻博科。【掎牽也。【宮錦】唐進士及第後，披宮錦袍。枚於清高宗乾隆三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東廂扶案】廊側之房曰廂。案，几屬。【瞪視】直視也。【登科報信】唐時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報登科之喜。【填膺】言前事填實於胸也。【嬰妮】人始生之謂。【阿孀】謂枚母孀太孺人。阿，發語詞。（博雅）楚人呼母曰孀。【眈】以目通指也。【諳雅故】諳，悉聞也。（漢書敘傳）函雅故，通古今。（註）包含雅訓之故也。【汝嫂】謂枚夫人王氏。【婉嫵】順從也。【小差】小愈也。（魏志張遼傳）病小差。【殮殍】（揚子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病而不甚者，曰殮殍。【稗官】（漢書藝文志）小說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諺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註）稗官，小官也。【野史】在野之史，如今人筆記之類。【綿綴】病危也。【夢汝來訣】枚哭妹詩，有「魂孤通夢遠，江關送終遲」句。自註：得信前一夕，夢與妹如平生。權訣，別時之言也。【詩已付梓】素文遺稿。

附刻小倉山房全集中【窳窳】見朱彝尊張處士墓誌銘註【先塋】祖墓也【阿印】素文傳云：『女阿印，病瘡，一切人事

器物不能言，而能書。』枚哭妹詩有「有女空生口，無言但點頭。」之句【陶氏】枚之妾。隨園集中有哭陶姬詩，序云：『姬亳州人，

工棋善繡。』【原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棲霞】山名，在江寧縣東北，即攝山。【哭姪詩】素文遺稿，有阿兄得子不舉

詩，疑即是。【至今無男】葬素文時，枚未有子。至六十三，而側室鍾氏始生男，曰遲。【牙牙】張口曰牙牙，故謂小兒學語曰牙

牙。【周睟】周年也。【予雖親在未敢言老】（禮坊記）父母在不稱老。【阿品】枚弟樹，號薊亭，由進士出宰河南正陽

縣，阿品當是小名。【亦無子女】枚作先妣行狀云：『前年弟阿品生男，枚抱以來，蓋即阿通也。』素文葬時，薊亭固未有子也。

祭湯海秋文

湯鵬，字海秋，益陽人，道光進士，累官山東道監察御史。究心經世之學，著有浮邱子一書，皆言軍國利弊

大事。

曾國藩

見書牘

赫赫湯君，切式竹脩焉已陳。一呬切呼甲之藥，琢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辜！

字古罪

死而死耳，知君不悔。

道光初載，君貢京朝。潮狂名一鼓，萬口囂囂。春官名揭，居謁如纛。毒斯標奇

哀祭 祭湯海秋文

文驟布，句驚敖字臬。楊羣兒苦誦，自暝達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大風噓口，吹女

羽毛。舐士筆樞府，有鈇織如刀。儕輩力逐，一虎衆獠。讀如曹司一終，稍遷御史。

一鳴驚天，墮落泥滓。子坎坎郎官，復聲去歸其始。羣雀款門，昨古朝龜之市。窮鬼噴

沫，婢歎奴恥。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質梏，谷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

爲仇。被披髮四顧，有棘在喉。匪屈匪阮，疇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

笙吹喃喃。南是時淮海，戰鼓殷酣。挑兆夷所躪，吝肉阜血潭。出入賊中，百憂內慙。

單

寅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泗余哦。忽瞳兩眸，曰

「余乃頗。」瀝膽相要，聲平斧門培衰鎖。嗟余不媚，動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逮我。

王城海大，塵霧滔滔。惟余諸子，有隙輒遭。聯車酒肆，袒肩載號。聲平煮魚大噉，楚夫

字內兩鬢。滔授我浮邱，九十其訓。韓悍莊誇，孫卿之醞。慍鑿聲抑平義鬪文，百合逾

奮。俯視符充，其言猶糞。我時譏評，君曾層不慍。

我行西川，來歸君迓。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姑詎敢相下。骨肉寇讐，朋遊所訝。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積，衆瘡洧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所今切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喙誨切剛如鐵。鋒稜勒恆切所值，人誰女汝同容。直者棄好，巧者興戎。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

傷心往事，淚墮如縻。曉以君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酌盧活切子一滴，庶攄櫻我悲。

次公狂態，歷歷如見，可作海秋傳讀。

【釋註】【倏焉已陳】言頃刻之間，已成陳死人也。【呬】吸而飲曰呬。海秋以狂食大黃死。【椽】擊也。【天民】（孟

子盡心）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道光】清宣宗年號。【君貢京朝】海秋爲道光三年癸未科進士。【春

官】指禮部。會試主於禮部也。【纛】軍中大旗也。【句鶩字臯】鶩，馬驕不馴也。凡驕蹇不馴皆曰鶩。臯，健也。（前漢高帝本

紀）「北貉燕人來致臯，騎助漢」句。蓋譽湯文之強悍挺拔也。【汪曹】禮部尙書汪廷珍，大學士曹振鏞。【大風噓口吹

女羽毛】大風噓口，猶言爲汪曹所稱揚也。（張衡西京賦）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瘡。【舐筆樞府】海秋初由禮部主事，直軍

機處。詆爭，猶言吮筆也。

【銛】喻其筆之鋒利也。

【一虎衆狝】言同時之儔輩，雖極力追逐，終如衆狝之與一虎也。狝，殺也。

【曹司一終稍遷御史】海秋由戶部員外晉御史。

【一鳴驚天】海秋爲御史，勇於言事，未逾月，章三上。以劾宗室尙書某，

被議罷御史。

【坎坎郎官復歸其始】海秋既罷御史，仍回戶部，循資遷郎中。歐陽修梅給事銘：「困于翼飛，中垂且斂；一失

其途，進退以坎。」坎，通作轆。軍行不利曰轆軻，故人不得志，亦云轆軻。坎坎，猶轆軻之意。

【羣雀款門昨鼂之市】言今之門可

羅雀者，卽昨日其門如市也。史記汲鄭列傳贊：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闔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桎梏】刑具，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此作束縛解。

【匪屈匪阮】屈，屈原。阮，阮籍也。

【秦淮】水名，源出江蘇溧水縣，西北流貫江寧城，又西北入大江。秦時所鑿，故名。

【喃喃】此作笙吹之聲解。

【狝夷】謂英吉利。英擾海疆，求通市。時海秋已黜，不得建言，猶條上夷務三十事，乞尙書轉奏。其

後米利堅求改關市約，有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其服其精。

【肉阜血潭】言肉如高阜，血似深潭，狀兵戈之禍也。

【百憂

內悵】悵，播也。詩小雅：憂心如悵。

【曰余乃頗】言頗可引爲知己也。

【斧門培鎖】以斧斫物曰斧。培，與剖同。斧門培

鎖，言瀝心肝相向，示無城府也。

【有隙輒遭】言有餘暇，輒相過從也。

【載號】詩小雅賓之初筵：賓既醉止，載號載呶。注

號呶，號呼謹呶也。蓋既醉之狀。

【授我浮邱】海秋負才不遇，益務著書。所作浮邱子，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情僞，凡九

十餘篇。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閱浮邱子乎！』韓悍莊誇：韓，韓非子，韓非著。莊，莊子，莊周著。

【孫卿之醞】孫卿，卽荀卿，名

況，趙人，仕楚爲蘭陵令。著荀子。醞，醞藉也。此與上句並譽其浮邱子，言如韓之悍，莊之誇，荀之醞也。

【慶義鬪文百合逾奮】

前漢書霍去病傳：合短兵鑿鼻蘭下。註：鑿，謂苦擊而多殺也。以兵戰喻文戰，自始至終，無懈可擊。

【符充】王符，東漢臨涇人，爲

人耿介，不同於俗。隱居著書，以譏當時之得失，號曰潜夫論。王充，字仲任，東漢上虞人，博通衆流百家之言。著論衡八十五篇。

【一

語不能】國藩好作輓聯，新歲戲作輓海秋聯，適爲海秋所覺，二人由是不合。【負塗張弧】二句見《易睽卦》言象屬疑似也。

【疇】疇也。【參商】二星名，出沒每不相值，以喻意見之左。【興戎】惟口出好興戎。見《尚書大禹謨》。【丁】當也。【攄】舒也。

聚珍宋版連史紙印

張季子九錄

二十五冊 又附圖表一套 榮哀錄四冊 二十五元

容	內
庚、詩錄	甲、政聞錄 丁、自治錄
辛、專錄	乙、實業錄 戊、慈善錄
壬、外錄	丙、教育錄 己、文錄

張季直先生精於我國的經學，史學，文學，經世之學，尤其是水利鹽權等，他的著作有很多是可以不朽的；至其辦事的精神，清廉的高風，也可以於文字中見其一二。

先生晚年，手定全集，名爲「張季子九錄」，孝若公子以三年時間從事校刊，交本局精印出版。凡關心社會建設及愛讀先生文者，不可不備。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附年譜年表)

張孝若著述 一冊 精裝三元 並裝二元四角

張季直先生文章功業，照耀中外，以書生而創實業，在野而事建設，近代一人而已。公子孝若爲先生作傳記，以極通暢之文筆，敘至繁複之歷史，提要鉤玄，辭達理舉，凡先生生平最關重要之文件，及晚年優遊之詩詞，均經摘錄入書。全書三十餘萬言，實近時傳記中堪稱紀實傳真之傑作。胡適先生序，稱爲愛的工作，推爲開兒子作先傳的新紀元，又謂有關近數十年史料，洵非虛譽。凡從事實業，教育，水利及地方建設事業，或注意近代政治史實及崇拜季直先生者，皆宜人手一編。

中華書局出版

中華書局出版

孫中山先生外集

陸達節君，研究黨義，素有心得，曾有孫中山先生逸語錄，孫

陸達節輯
一冊
三角

中山先生嘉言鈔等書行世。本書為編者積數年之辛勤，從百數十種書報中，蒐集中山先生之軼文，得八十餘篇，約五萬言，多係辛亥革命時，孫先生與政府要人討論國家大計之函電，乃中華民國開國史上極有價值之資料，而為坊間出版之全集，全書，所未曾採入者。本書經中央黨部審定，並由孫哲生先生題署，其價值概可想見。

孫哲生先生言論集

耿文田選輯 一冊 一元

本書係集孫哲生先生重要之言論而成，計四十六篇，共十五萬言。以種類言：有演講，提案，訓詞及論文等；以性質言：有關政治，外交，革命，主義及建設等。舉凡孫哲生先生之對外，聯俄，抗日及對內之積極實現總理之實業計劃，結束訓政，開始憲政等種種主張，均搜羅詳盡，洵為先生言論之總匯。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發行

中國文學精華
清文評註讀本（全四冊）

◎

實價國幣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輯注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海澳門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一〇五八七）

上海圖書館藏書



AS41 212 0005 6349B

662

④

標商冊註

